

文 學 叢 刊

災 魂

田 濤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魂 災

濤 田

# 目錄

災魂……………一

飢餓……………五九

## 災魂

一

就只能望見那彷彿被火燒焦的紫黑色蕎麥，大地上的哭聲早已沉寂了，只有那還沾着泥沙的乾樹枝上棲落着幾隻鴉雀在叫。……

在往日那很深的溝渠也被黃色東西搬來的泥沙填平，眼睛看不見邊涯的黃殷殷的沙泥，也望不見一條動物走，有時候那黃東西高興起來，它那粗野的腳爪便伸過來，又從凹處的沙泥中抓開一道小河渠，吐着黃泥滾滾翻向着流動，誰知道大地上那些生命都跑往什麼地方去了？春子連想都不敢想，他們這幾條僥倖的生命，彷彿從黃泥裏拾起來的，在他們房宅前面，如若沒有

那一棵兩人攆粗的老楊把他們搶救起來，那麼現在他們這一家人口也不知道與那些哭泣的生命被這黃東西——黃野獸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黃色的泥沙和那滾動的黃野獸是一樣顏色，然而它總比那可怕的黃野獸平靜多了，雖然它露着愁顏，寂寞，他們希望不被那無理逞強的黃東西毀壞。這簡直像沙漠呀，一刮起那嘯叫的狂風來，乾透的沙土便被捲得滾動着，把太陽都遮得朦朧了，那棵被水淹得變成黃色的老白楊的枝椏便搖擺起來。

『春子爹呀，這裏不能住啦，趁着水退了，我們快點遷走吧！』母親說，她那哭紅了的兩個眼睛經不起風沙吹，一遇到風沙，便溢流出清水，怎麼也睜不開了，她的額蓋，顴骨，下巴頰，都是瘦得只包着一層乾皮，可以看見她的青筋跳着，臉上的愁容永遠也散不開。

春子的爹爹穿着破爛得露出了膝頭的夾衣服，因為被泥水浸濕過，又因為它年代過久，也辨別不出它們是什麼顏色了。

『人能走，地怎麼搬着走呀，還有我們這幾間淹過水的房子呀，……』

爹爹的眼睛也是紅的，眼皮翻起着，砂眼太厲害，把他的眼珠都磨得變成灰色的了。他那窄狹的額上幾根血管像蚯蚓般爬伏着蠕動，顫抖，他那根並不大的鼻子正和春子的啞叭弟弟開羅的鼻子相同，開羅弟弟也有父親那麼窄狹的額蓋，尖下巴，高顴骨，這都很明顯的證明着是父親的兒子。

『有多少人家全被淹死了，你却還想着地？』

『你說我們走，我們往哪裏走？在這裏我們還有這幾畝地種，出去了這些人口都餓死嗎？那就不如趁早都死在黃河水裏呀！』

『唉，唉，……給你一說離開這災區，你就又說死，你怎麼知道逃出災區就一定餓死？唉，唉……這災區不能再待啦，水再一漲，再爬上那棵白楊樹去，白楊樹葉子早被我們嚼光了，不被淹死，也會餓死的，你有地有什麼用？唉，唉，……快走，快走呀，我們逃出這災區，做乞丐去也不會餓死』

呀。……」

母親的嘴唇被氣得抖着，眼睛裏的清水珠也滾下來，她不管怎樣都極想離開這災區，這愁顏的黃褐色泥沙，她的魂靈早被那黃東西嚇碎了，一聽見那破屋外面曠野裏起了風，她就疑爲又是那黃東西竄崩了堤基撲過來了，她便像瘋了般從坍毀的破屋裏披頭散髮的奔出去，摟住門口外面那兩棵粗的老白楊樹喊救命，夜間她也時常從惡夢中驚醒，在夢中她就跑出去，父親放盡了全力攔不住她，她全身像發了癩般厲害的抖着，緊緊摟住那棵老白楊樹身子，哭着，叫着，鬧得十分驚人，在這附近再尋不到第二個有人的戶宅呵。那被黃水淹坍了的房屋，馬廐，門樓，牆壁，……像古代奇跡般顯露在泥沙上，樹木也枯萎了，這像是沙漠裏的幻影，到夜間這些影子最使他們恐怖，彷彿隱藏着陰魂的墓穴一般，風吹着它們哀叫。……

春子的母親從夢中醒來時，它緊摟住那老白楊樹的手才落下來，這時

候，她便對着那淒厲的夜風放聲痛哭起來，父親在黑暗裏拉着她，她的頭髮被風吹得像一團亂草？父親把她指進那被浪柴塞住壁縫子的破屋裏，惡夢將她不健全的神經驚嚇錯亂了，她還在哭着，叫：

『我那小羅羅呀，小羅羅呀，……你死得好苦呀，今夜夢見你在我懷裏，……怎麼又不見你呀，我的小羅羅，小羅羅呀，……』

春子一聽見她這哭聲，便想起那天黑夜，他們棲宿在前面那棵老白楊樹枝椏上，那黃水幾乎快達到白楊的枝椏了，母親懷裏抱着那剛滿九個月的小弟弟小羅，因為幾天來沒有睡着覺，太疲乏了，大家正在樓着楊樹的枝椏打盹，突然母親驚叫起來，原來她手裏的小弟弟小羅掉下黃水裏去了，從此以後，她便常常做惡夢，常常被惡夢把她的神經驚擾得發起瘋來，呼喚着小羅的名字。

父親那枯瘦得露着筋的山羊臉，因為受到許多的驚擾，愁慮，恐怖，他



的臉便更顯得枯瘦，蒼白，露出飢餓的鐵青色，嘴唇上那幾根稀疏的山羊鬍子和稀軟的土紅色頭髮，又亂又長。臉上的縐紋眼看着增添稠密了，人在苦難中是這般容易變蒼老呵！在那棵白楊樹上他們棲宿了多少日子？誰都沒有計算過，日子是那麼朦朧，恐怖，昏暗，一切都是無希望的，一切都被那發怒的黃東西吼叫着吞滅了，黃水面上只剩下很少的幾棵樹頭，那旋動的黃東西的胸懷裏不知有多少哭泣不出聲來的無辜的生命被捲走了，水浪裏時常發現鼓漲大了肚皮的人屍，狗體，貓，死鷄，……一些木器浮動着，衣服，箱子，門板，牛車，伸直了腿的黃牛，馬匹，……呀，什麼都被這可怕的黃野獸攫去了。

他們棲居在那棵老白楊上時，啃着白楊苦葉和樹皮充飢，度着昏暗無希望的 日子，眼睛只能看見那黃東西獐獐着臉孔吼噓，他們的眼睛因營養不足，飢餓，失去明亮，望不見遠處的景物，只望見那兇惡的黃東西漩渦在他

們那被淹埋不見形影的房宅四週旋轉，起着泡沫，遠處傳來嗚叫聲，與他們被餓聾了的耳殼裏一同湊起恐怖厭煩的音樂。他們簡直都像在夢境裏，在那老白楊樹上做了一個長夢；當那黃水退走時，他們的眼睛都發昏了，耳朵聽不見聲音，沒有一點力氣，他們簡直快被餓死了。像石塊一般牽着繩子從口楊上滑下來。……

他們的土壁瓦屋從那泥水裏顯露出來，什麼東西都被泥沙淹埋了，父親把被泥沙淹埋的麥子與高粱挖出來，麥子和高粱都被水淹得發了霉，他們都嚼着那些腐爛的東西，這些腐爛的東西使他們的眼睛明亮起來，耳朵也不鳴叫了。然而悲哀的母親却痛哭起來，對着他們門前那棵老白楊跪着磕頭，因為她在沒有遇着水災以前便對春子說過：

『這棵楊樹有神靈呀，年代久了，牠身上住着大仙。』

那時候，這小村子裏便有過許多老太婆們對它焚紙燒香，還往它身上掛

紅布，寫上一心誠則靈」字樣，現在真的證明它是神靈了，它救了他們全家人口的生命，他命令春子，啞叭開羅，和她的老頭子都跪下對老白楊磕頭，但是老白楊却總在嘆息，因為它頭上都被他們剃光了，它怎麼不嘆息呢？它怎麼不哭泣呢？春子一聽到風聲吹得它響，心裏便寒冷起來，她想起了啃它葉子和皮子時的情況，她非常害怕那黃東西再猛然躡過來，又將他們驅逐上去，那時候，他們只有擁抱着它的光裸的枝椏哭泣，喊餓，或跳進黃水隨着那旋捲的漩渦滾去了。

夜風一吹過來，聲音很像那黃東西的叫嘯，每天夜間，春子都被外面的風驚醒，她聽見父親與母親也都醒了，生活在這種驚擾不甯靜的災區裏，又有許多日子了，在他們的小房屋四週，父親都建築起了堤圍，堤圍裏便是她父親最珍惜的那幾畝肥田，也混上了泥沙，種什麼東西都不好好生長，種下的蕎麥，線一般細的穗子，可憐得不到五寸長，他們這一家四五口無論如何

是不夠維持生活，有時候還受着遠處黃水濤浪吼叫的驚駭，所以她母親常常喊着要遷走呀，父親一聽到她的叫聲，眉頭間便總起一個疙瘩，有時發了氣，便暴躁的叫着：

『你走吧，你另外嫁人去吧，我死在這裏也不走。』

他說話時眼睛怒充着血，太愁慮的生活使他的性子變得很焦灼，他的山羊臉變得很青，額蓋上的筋管冒起更高，跳着，稀疏的一些山羊鬍鬚抖顫着，兩條腿跳躍很高。母親一見他的脾氣發作，她便沉默着低下臉，望着地下淤積的泥沙，咳嗽，吹痰，吹出有血絲的黏痰。……

辟，父親一個巴掌落在開羅的背上，打得很響，啞叭開羅像一隻受驚的小鷄般跳起來，『啞，啞』的叫着偷望父親那冒滿怒筋的臉額，像條瘦弱的小蛇似的打着旋子躲藏進那坍塌半塊土壁的一間瓦屋裏去，仍舊啞啞哭着，用手背揉弄着眼皮。母親看見他打啞叭兒子，便再也忍耐不住，抬起她那難

看的臉，望着山羊臉父親叫着：

『你把他打死吧，也省得餓死呀！你把我們都打死吧，我們都不想活了。』說着，她那紅眼睛裏又滾下眼淚來，哽哽咽咽的抽泣了。

既已向着那啞叭弟弟發洩了滿肚子焦灼氣的父親，望見母親哭了，他心裏不再生氣，平靜下來，便有些後悔了，雖然這荒漠的大地上的枯燥生活，使他容易動怒，但他也並不是鐵石心腸呀，他想起了他這一家人口悲慘的遭遇，受到的飢餓，災難，愁困，他心裏便是一股酸疼，一直從心裏衝上他的眼睛，他那患着很重的砂疾的眼裏也撲簌簌的掉下幾顆眼淚了。

『春子的媽，我們都死吧，這樣的日子還有什麼活頭？……』

父親也哽咽起來，春子從來沒有看見父親流過眼淚，更沒有看見他像小孩一般哭過，這是在她十五歲以來第一次看見他的眼淚與哭泣，在這種悲淒的空氣，他也忍受不了這悲哀的壓迫，春子的眼淚也像透明的露珠般偷偷從

她那黑亮的眼睛裏滾下來了。全家的人口都痛哭起來，最後還是母親壓制了情感，鎮靜下來，止住哭，說：

「春子的爹呀，我們還是早點遷走，快點離開這裏，不然等到黃水漲過來，我們就走不脫了。」

父親也拭乾了眼淚，用手揉着他那腫厚的眼皮，眼睛被揉得紅紅的，很久，眼睛才得睜開，望着母親說：

「走吧，我們就走吧，……」

## 二

在遷移以前，在那泥沙灘野的遙遠處，突然發現了兩個人影，前面一個穿着漂亮的黑制服，後面一個彷彿是馬伕，牽着一匹雪白的馬，從那陷腳的泥灘上一脚一陷的走着，直朝他們這樹木都被淹死了的小村子奔來。

春子在外面看見，瘋子似的跑進來叫着：

『爹呀，有兩個人來了，兩個人一匹白馬，……』

母親却先從破屋中跳出來，像受驚的動物，她一聽得有人來，彷彿遇到救星一般歡喜，因為在這沙灘四週茫茫的遙遠地帶，她從來沒有發現過一個人，甚至一個小動物呢。她認為這一帶的生命全都死絕了，怎麼還有人有馬？她跑出了圍堤，用她手掌遮着太陽，問着春子：

『兩個人在哪裏呀？』

她順着春子指去的方向朝着黃殷般的泥沙灘野望，突然地發現那兩個人影早已走到他們堤牆跟前了，前面一個穿黑衣服的手裏提着一頂帽子，朝着她招一招，那兩個晶晶閃光的眼睛直射過來，喘着氣問着：

『喂，你們怎麼還活着？真見鬼！……』

說着，他走到堤牆下甩甩那被泥沙弄髒了的鞋，後面那牽白馬的也把白

馬牽過來，他腰裏還有一枝閃耀的小手槍，顯然是保護這位穿黑制服的人用的。

『這一帶真荒涼，走了這半天，只有這一家人。』那牽馬的人喘一口氣說，他的眼睛直朝春子的臉上瞟來。

春子的母親，眼睛直愣愣望着那拿帽子的黑制服人，他們什麼都不管，直朝他們的圍堤走進來，進了圍堤，牽馬的人把白馬拴在一棵被水淹枯的小樹上，那穿黑衣服的人眼睛却對他們圍堤內墾殖的幾畝田地和幾間被水淹過的小瓦房子望，表情似乎有些驚訝，突然把手裏的帽子一搖，叫了起來：

『哎呀，真是天曉得這裏還有人種田，多危險的地帶呀！竟還有人活着。』接着他就又轉回頭望着春子的母親：『你們在水過來時，難道沒有離開這裏？』

春子的母親用骯髒的手拭拭紅眼裏的清水，又是驚奇的對着那穿黑衣服



的人望，她再揉揉眼睛，她聽不清楚那人的一口官話：

『你說什麼，老爺？』她偏着耳朵說。

『噢，真氣死人，你聽我說，我是問你黃水過來時你們在哪裏？』

那穿黑衣服的人對她一瞪眼睛，她便打了一個寒戰，被嚇得往後退了兩步，心裏越慌，眼睛越模糊，面前簡直變成一片朦朧影子：

『我們就在那楊樹上呀，老爺！』

她的手指着那棵高大的白楊，她看見那個人從衣袋子裏摸出一個小本子來，用筆往那本子上畫着，這時候，春子的父親走出來，那人便對着春子的父親審問，一面問，一面往那本子上寫，問他們家裏幾口人，多少年歲，這小村子叫什麼名字，怎樣的躲避了黃水，最後那穿黑衣服的人臉上浮起一層微笑，說：

『好啦，過幾天會再來救你們的，……』

說着，他把小本子裝進衣袋子裏，喚那帶小槍的人把白馬牽過來，兩個人又走了，漸漸消失在那茫茫的泥沙遠處。

『這是來救我們的呀！』父親顯得更高興的說，他臉上的焦慮減去了，眉頭間也展開了。

『那麼我們不走了嗎，就在這裏等他們救我們來嗎？』

『是呀，我們要在這裏等呀。你沒聽那位老爺說嗎？……』

母親的臉上並不因得到這麼一種可喜的消息而興奮，她的愁慮也並不減少，因為她在這裏，住一天，就多擔一天心，那黃東西早已把她的神經驚碎，她寧願逃出災區到遠處討飯，不願在這裏再等救濟了，但是她並不願再向那性子容易氣怒的父親談論，她把痛苦壓在心裏，呆呆對着她的啞叭兒子凝神。

從她的小羅淹死在水裏以後，啞叭開羅就變成她的安慰者，開羅最害怕

羊臉父親的怒容，父親那充血的眼睛一瞪，他便被嚇得縮伏在母親的胸懷不敢動一下。白天，他跟着姐姐春子一同到圍堤外面的泥沙上去挖野菜，母親叮囑春子說：

「你們要留意陷泥，別把你們陷下去了。要聽見水響就快回圍堤來，那黃東西說不定哪一時會漲過來呀！」

春子答應着，她拉着弟弟開羅的手，姊弟兩個提着柳枝編的籃子，拿着小刀，走出那潮濕的堤牆，向着有青草的地方走。春子梳着兩根小辮子，臉上因受到飢餓露出營養不足的顏色，但並不減退她幾分美豔，她雖然只有十五歲，因身體發育早，已經像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兩個黑大的眼睛閃着電光，兩根小辮子在沙風裏一搖一擺的，她牽着啞叭開羅的手往前走着，開羅穿着一身露出膝頭的破爛夾衣服，她的衣服上補了許多補釘，遠處的風吹來，使她很害怕，因為那聲音使她時時想着黃東西的咆哮，就彷彿那黃東西

又窟崩了堤基撲過來一般。走到一條黃泥水的溝渠，她挽起褲管，把鞋襪都脫了，赤裸着她的半段腿，揸着開羅涉水過去，那面一處高起的黃土崗上亂散着一些枯乾的蕎麥，死了半截的青草，野窩苣，兔兒菜，還有許多可以吃的草，她一面留意陷泥，一面用手指着那高崗上野菓與蕎麥，對她的弟弟開羅說：

『開羅，你看呀！……』

『啞，啞，呵叭叭，……』

開羅望見了姐姐指見的那個生滿野草的土崗，他那消瘦的臉上立刻浮起一些笑容，彷彿沙漠的乾渴地帶突然發現了清水一般令他高興，許久沒有看見過青綠的植物的眼睛也明亮了許多，兩條羅圈腿一直朝着那高崗奔去。春子見他跑得太快，在後面擔心的叫着：

『開羅呀，留心陷泥呀，……』

開羅啞子，耳朵也本聾，哪裏聽得見，只顧一拐一簸向着那有青綠草和枯燥蕎麥的高地跑去，突然一下子跌下泥沙去，春子被驚了一跳，她疑心開羅被陷下泥去，不由得尖聲叫起來：

「呀，天哪，……」

但鎮靜一看，開羅還在着，並沒有陷下泥沙去，因為她只聽父親與母親說過黃沙灘裏的陷泥如何可怕，把人一陷下去，除了死以外，沒有救星，她受到那話的印象太深了，有些神經質，開羅又從她前面一片潮濕的泥沙上爬起來，眼睛却直朝着拌過他脚的泥沙望，一面還叫着：

「啞，叭叭叭，……」

眼睛驚惶的朝着姐姐望，春子有些奇怪，一面走，一面叫着；

「什麼呀，開羅？你走慢些呀，陷泥是可怕的呀！」

開羅怎麼懂得她的話，只對着她打手勢，意思是叫她走上前來看，嘴

裏還不停的叭叭的叫。春子走近去，忽然也叫起來：

『哎呀，活天爺呀，……』

她被嚇了一跳，從那泥沙裏，被開羅那腳撞出一個人頭骨，牙齒與眼睛的深洞朝着天，她的身體立刻被驚得冷了半截，心裏突突跳着。再往前走不了多遠，又有好幾條死屍破爛衣服，堆在高地下面，被沙土掩埋着，開羅不知道害怕，却拐着羅圈腿跑上去扯着那乾死的死屍身上的破布，叭叭的叫着，顯然這些都是淹死在這裏的人，現在他們的皮肉都被風吹乾，露出了骨頭，春子膽子最小，嚇得不敢看，也不敢再往那高崗上去採野菜，扯起她的弟弟開羅的衣襟一直跑回到那條泥水小河來，她的臉變得蒼白無血色。……

這次給她的刺激最深，這以後，她再也不敢走出很遠去採野菜了，她同開羅只在圍堤附近拾蕎麥，挖那沙土中的甘草根，挖回去嚼着吃。

聽說日本人又在三十里外的張爺村用飛機決了堤，這自然會使父親心裏

十分惶恐，耕種田地的心情也沒有了，眼睛望着黃泥沙的遙遠處出神，現在他的臉更消瘦許多，那稀疏的鬍鬚和黃上色的軟稀頭髮也顯得更長更亂，每天他從圍堤外面拾來一筐蕎麥稽子回來，便喘着氣，他的身體衰弱了許多，胳膊上的肌肉都瘦落下去，他稍微出一點力氣便喘氣，臉色變得很黃。

母親、春子、開羅、三個人在破門前的硬地上把那枯乾的紫黑蕎麥稽子用手攤開，把那稽子上的瘦小粒子一個個勒下來，在石臼裏把蕎麥粒子搗成麵粉，然後用馬繹羅羅過，使用水攪成麵湯，煮滾了喝。

父親一面喝着那黑灰色的蕎麥麵湯，一面咳嗽着，那破爛的灶洞裏還騰起着煙，母親却在那灶洞旁邊忙碌着，嘴裏又在嚕囁：

「……蕎麥，蕎麥也快拾不到了，冬天一來，什麼都沒有的，黃河水也要汛的，不走，不走，不走怎麼活下去，還是都跳黃河死了吧！……」

「什麼死呀死呀，別再說了，明天我們就走，也免得你天天嚕囁。」

父親把蕎麥麵湯碗甩在地下，又咳嗽了一陣，便走進那間牆縫被他們用滾柴塞起的做爲臥室的房裏去，母親從那熱烘烘的灶洞前面走出來，春子與開羅正在端着蕎麥湯喝，她的眼睛被煙迷得又流出清水，紅得像棗子一般。……

這便是他們在那最危險的黃水災區的一段生活，春子想起來真像一場難堪的惡夢，那是混沌的、灰暗的、糲糊的、朦朧的一段危難恐怖的生活，那有多少日期？她是想不起來的，但這以後的遭遇，她隨着她的父親與弟弟，開始逃亡的時期，便更困苦了。……

### 三

在他們離開他們那幾間被水淹過的土壁瓦屋子時，父親把獨輪車推出門口，將一些做飯的傢具放在小車上，另外還有幾件被水泡過的棉衣服。走以



前，將他們的房子放了一把火，那火熊熊的在泥沙裏燃燒起來，冒起了煙，父親心裏十分難過，他望着那煙出了一會神，回過頭來推起小車子時，哀傷的嘆出一口長氣，淒咽的說：

『好啦，以後我們再也別回來了，就這樣把這家丟了吧！』

母親沉默着，她的臉也很陰沉，積着滿臉愁雲，低着頭，把開羅抱上獨輪車子，她自己在前面拉着，父親推着，春子跟在後面，就這樣在泥沙噁噁聲中，這獨輪車子開始移動了。

他們的命運還好，頭兩天在沙泥上行走還沒遇到沙風，太陽蒸晒得沙野像個蒸籠，有如初夏一般悶熱，父親把上身破爛的夾衣服脫了，赤裸出他的枯瘦的胸脯，那一條條的筋骨歷歷可數，清楚的暴露在瘦皮外面，那一根擔車把的帶子擔在他肩背脖頸後面，他兩手握住那獨輪車的兩條柄把，一用力，脖頸和胸脯各處的肌肉，筋管，都像小蛇般鼓起來跳動着，裂開兩片乾

嘴唇，露出他的黑黃牙齒，口裏吁吁的喘氣，兩隻眼睛瞄着前面的沙泥，不時還往遠處看看有沒有陷阱或溝渠。那獨輪車的輪子在泥沙上吱吱呀呀叫着，把泥沙軋下一條溝。

母親始終是沉默着，低着頭，把肩頭上的繩索用胳膊勒得緊緊的，她自然在擔心着把推車的老頭子累得病了，那便什麼都停滯在泥沙裏了，她恨不得將她全身的氣力都用出來，好使她的老頭子節省些氣力。她的棕形鞋尖端開了嘴，有些砂粒灌進她的鞋裏去，每走一段路，便不得不使她停住腳把鞋裏的砂粒倒出來。一方面她又擔心着天變，萬一刮起了暴風或下一陣大雨，這泥沙裏又沒有地方避風遮雨，泥沙被水澆濕便不能行動。……

『你看東邊的天上長雲啦，說不定要下雨呢。』母親說。

父親停住獨輪車，喘兩口氣，回過頭向着東邊的天望望，東邊的天上飛着一層朦朧的霧氣，幾團烏雲，一直向這裏飛來了。

春子也站在獨輪車背後，望着東北方向那片天雲，白色的被陽光照得像一團團的白煙，黑色的像一團團的黑煙，被風刮得時時在變換着形態。

『雨一定不會下大的，我們還是快點再趕一段路。』母親說。

可是坐在車子上的啞叭鬧雞，却用手指着他自己的肚皮『啞啞』叫起來，表示他餓得不忍受了。

『到前面就給你燒蕎麥湯吃，』母親對啞叭打着手勢：『別叫，別鬧，……』

啞叭很懂事的樣子，立刻不再啞啞了。

獨輪車前面又多繫了一根繩索，春子也幫上一股氣力，走不遠，涉過一條泥水溝渠去，他們都脫光了腳腿，把小車上的東西卸下一些來，幾個人用肩頭把車子扛過水溝，水溝那邊不遠，便發現一所被泥沙吞沒了半截的磚瓦廟宇，正在這時候，太陽驟然被一片烏雲遮住，這廣闊的沙原泥灘上立刻變

得陰暗恐怖了，背後一陣怒風的叫嘯，那銅錢一般大的雨點像冰雹般拍着他們的頭頸，很涼的風刺着他們的皮骨，春子的頭髮被吹得蓬亂，啞叭那枯瘦衰弱的小身體，經不起這寒風巨雨的吹打，像鬼般尖厲的哭叫。

『往廟裏走呀，往廟裏走呀……』

母親像瘋狂般叫着，她的頭髮和衣服都被風吹得飛抖，曠野越陰暗了，風和雨點越大越密，黃沙把一切都彌漫了，獨輪車突然傾倒在泥沙裏，鍋碗被撞得響着，那啞叭開羅也滾倒在泥沙裏。他們週身都感到被水濕透，到處都是泥沙黃水，母親從泥水裏搶救起啞叭開羅，當他們胡亂的將那獨輪車拖到高崗的破廟裏，這破廟的四週都有了黃水滾着，母親像鬼一般尖叫起來：

『哎呀，救命呀，救命呀，……』

她什麼都不顧了，直跪在那破廟裏像瘋子般往沙地上磕響頭。現在他們都明白了，剛纔的嘯叫聲並不是風，原是黃水在追趕他們，破廟外面十分

昏暗，那渾泥水漸漸浸進了廟門。外面那一陣暴風捲過去，後面像巨獸一般的呼嘯着。母親被嚇得失常的抖着，父親的臉變成蒼白，他們都望着破廟外面的黃水。

那一陣暴雨過去，烏雲也把太陽放開，沙塵消散了，現在他們才發現這破廟像一個孤島被水圍起來，遠處也有與黃水一樣顏色的沙灘，和那一條一條滾動的泥水，在破廟的背後不遠處，他們發現了一些樹木。

父親膽子總比母親大些，他慢慢把赤裸的兩條腿伸下黃水去，慢慢使渡過去，母親却被嚇得又拍着破廟的紅門尖叫：

『哎呀，我的天呀，廟裏都恐怕被水沖走呀，你還往水裏去呀，……』  
父親却扭過身子，擺一擺手，叫道：

『水不深呀，你看那面有樹，那裏大概住有人，我想過去給你們討一點東西回來吃。』

『不要去呀，我的爺，去不得呀，怕有陷泥呀！……』

『不怕，前面就是灘，這裏不會有陷泥，這裏距離有人的地方已不遠了，你沒有看見那裏有樹呀，……』

他一面說着，一面往水裏移動，起初看他移動在水裏並不吃力，像一隻小動物般自由的走着，突然她們看見他的身子浮起來，傾跌在水裏掙扎着，母親嚇得瘋子般墮下去，彷彿抓她自己生命一般也在那泥水裏掙扎，一把抓住了父親的衣襟，死命往上拖，春子却被嚇得只在那破廟裏尖叫，她看見母親全身抖着，抓緊父親的衣服，眼睛瞪得又圓又大。頭髮散亂得像一個披髮鬼，把父親從水裏扯到泥灘上時，便激奮得全身顫抖，大聲叫着：

『你爲什麼自尋死呀，你死了不要緊，你把孩子們留給我可怎麼辦呀？』

『誰去尋死，我是想過去給你們尋點東西吃呀。』

『呀，別說了，我還不知道你的用意呀，那麼深的水你怎麼能過得去

呀！』

母親說着，便痛哭起來，她的衣服都濕了，像隻水鷄一般，牙齒切切的抖着。

『好了，別哭了，我並不是有意尋死呀，我是想替你們找東西吃呀！』  
『你還說替我們找東西吃呀，真是活見閻王，誰信呀，你明明是不想活了，想跳下去自殺呀，丟下我們不管了，天呀，你還說是替我們去找東西吃呀，誰相信呢，……』

說着，她的淚珠像泉水般流下來，哽哽咽咽的哭了。

『好了，別哭了，你說我去尋死就算尋死，現在我沒有死呀，你別哭了，哭得我心裏好難受呀。』

在這破廟裏住了兩天，他們煮蕎麥湯吃。

兩天後，黃水又退了，母親的眼睛哭得紅腫着，像爛紅棗子。在那水只

有一膝蓋深時，他們便離開了破廟，把獨輪車也丟了，搯了幾件破衣服，搯了開羅，從黃水泥裏涉出來，一直朝着那有樹木的地方奔去。

『啞，啞，啞，啞，……』

開羅哭喪着小山羊臉兒，兩個飢餓的眼睛渴求的望着母親那陰沉的臉，他又需要那蕎麵湯了，母親從背上的一個小袋子裏抓一把蕎麵塞進開羅的嘴裏，開羅嚼着那生蕎麵，可是一口生蕎麵怎麼能夠止住他那小肚皮裏的餓火呢？生蕎麵嚥下去後，他的小口便又難看的張開着，啞啞的叫着。

『別叫啦，快到有人的地方了，到那裏給你討一碗飯吃。』

母親的頭髮披散着，又亂又長，她的棕形腳被水下面的泥砂刺得微跛着，褲子有半截泥濕了，喘兩口氣，又咳嗽一陣，吐出一口黏痰。

『媽，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走到有人的地方去呢？』春子問着。

『你看那樹，那是村落，那裏就有人。』母親答着。



春子的眼睛對着遠處一叢灰暗的樹木閃出光，多少時間她沒有看見人和樹木了，她非常渴念那些有聲音的活人們，她和母親又沉默的走着，聽着腳下的泥水唧唧的叫，漸漸又走上乾燥的泥灘來。他們糊糊塗塗在一塊殘壁下睡過一夜，也許又在那沙灘上睡過一夜，春子的腦子非常遲鈍，對於什麼事都是模糊的，朦朧的，一切都是麻木的，像夢一樣過去。父親與母親的嘆息，呻吟，開羅撫着肚皮啞啞叫，……這一切對她都是麻木的，刺激不起她的感情來，……

是在他們逃到那有樹木的一個村莊的夜晚，他們都赤着腳，糊糊塗塗摸進一間漏風的房屋裏，躺在那陰濕的地下，一覺便睡到天亮，第二天一睜開眼睛，才知道這是一座塑着許多泥菩薩像的古廟，有許多張牙舞爪的小鬼對他們怒目，露出兇獍的面孔。但是那雪白的粉壁却映着陽光閃耀，他們的眼睛都感到格外明亮，驟然由那風沙乾燥的荒地裏逃出來，看見這牆壁與那塗

了彩的古樑，彷彿看見夢幻裏的畫，母親取出一個鉄葉筒子，從廟外面的水塘取一些水來，燃起了火，便又開始在破廟裏煮起他們的蕎麵湯了。

吃過了蕎麵湯，他們走出這破舊的古廟，看見有一兩條狗在村頭跑着，烏鴉與鵲雀在村樹空間飛着，都是一些很整齊的房屋，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看見一個人影。母親又攆了啞叭開羅，駝着背，像一隻載重的駱駝，春子同母親兩個人走遍了這小村莊，每一戶人家都緊掩了門，情形十分荒涼，恐怖，

……

突然在前面一個高丘上發現一個人影，像飛一般跑下來，叫着：

『你們不怕死呀，這村裏人都逃光了，你們還在這裏幹啥？你們不知道

新堤崩了口嗎？……』

『老爺，我們不知道呀，』母親抖戰着說：『我們剛從災區逃出來的。』

『哦，你們趕快走，這裏危險吶。』

父親聽了這人的話，急性子便發作起來，額蓋上的那幾根血管隆起挺高，回頭望着春子的母親：

『走快點吧，叫你就急死了人，』

『你別催我吧，我的腳都被沙磨腫了，腿又疼呀。』

『唉，唉，真急死人，真急死人，……』父親跺着腳說。

『急死人，你先走，別管我們好啦。……』

母親說着，她這紅爛的眼皮裏便又流出了眼淚。

父親生了氣，焦灼的把背上一些破爛衣服都拋下來，怒聲咆哮着：

『不管你，我就不管你，……』

說着，他便氣沖沖什麼也不管的往前走了。

母親見他把東西都丟在地下，忍住了哭，把東西拾起來，也賭着氣不理

父親，分給春子一部分，她自己揩一部分。

父親賭氣的往前走去，頭也不回一下，一直走得沒了影子。

春子的母親像一匹受傷的駱駝，兩條腿子一拐一拐的邁動着。伴同着春子與啞叭開羅，在寂寞多塵的乾燥路上慢慢移動。

『爸爸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了？』春子想。

在那遙遠的沉寂的路途上，他們饑餓的母子三人，像三個慘愁的小黑影，他們的眼睛望着遠方，像大地上的陰魂般蠕動着。頭簸着，……

#### 四

『媽呀，爸爸走不見了。』春子悲哀的叫着。

『不管他了，我們也不知道哪一天死呢。』母親的眼睛望着地上說。

被饑餓與憂鬱所籠罩的臉上，母女三人都是鐵青色，眼睛暗滯無光。母親佝偻着腰總是在呻吟着，幾乎變成了大地的啜泣聲，伴奏着曠野微風嗚咽

着，從早到夜，春子的耳朵裏離不開這種令人鬱悶的聲音。

父親生氣的出走，引起春子心上很大的不安，母親心裏自然也一定很難受，由她臉上那焦枯的顏色和憂愁紅爛眼睛的神情，都可以看出她把苦痛壓在心裏，她只有以沉默忍受父親給她的暴躁。可是她受到的苦痛越多，她的臉便越枯焦，乾瘦，她的眼睛便也越沒有神情，這是春子對母親最熟習的。母親身上搯的那些雜亂的東西太重了，胳膊還抱着一個沉重的孩子開羅，那被砂礫磨腫了的脚便更吃力些。

「媽，我替你抱開羅，你身上的東西太重了。」

「咳，咳，不要緊，」她咳嗽兩聲便又吐出一口黃色濃痰，吐在沙上裏：

「我的脚從小把骨頭都纏斷了，就是不被砂子磨起泡，走路也疼的。」

「爲什麼要纏脚呢？」春子問。

「我從五歲就把脚纏起來，那時候不纏脚的就找不到婆家的，誰能像今

見你們呀，脚不纏，辮也不留，夠多麼舒服！……」

母親一面呻吟着喘氣，一面講着她那時代纏脚的故事，這使春子聽得挺入神，聽着故事走路，比較沉默着有味多了，不知不覺間便已走了很長的一段，這裏路上，春子可以望見她渴望甚久的活人與生物了，曠野裏到處是樹木陰鬱的房屋，村落，和那孤孤單單豎立在野地上的碉堡與小草屋。

春子將母親懷裏的開羅奪過來，開羅頓然在她懷裏加了很沉的重量，母親身上減少了開羅，只揹着那破布囊，布囊裏裝着碗，筷，罐，另外還揹着一個藍布包袱，身上彷彿輕鬆多了。

母親講完了她的纏脚故事，便又寂寞下來。

開羅真是一塊累人的肉，春子抱他走不了多遠，胳膊已經像斷了一般疼起來，但是春子還忍耐着，等到她實在再不能忍耐時，便放下開羅，喘一口氣說：

『走一段吧，開羅，看你真像一塊石頭一樣重，壓死人。』

開羅哪裏肯走，他一步都不想走，一落下地，便又伸開兩臂撲向母親來。要母親抱。母親把背上一個布囊給了春子，春子擔心着趕不上父親，便又把開羅抱起來，迎着嗚咽的微風走着，……

在那幽遠乾燥的原野上，現在是可以看見一個個像睡熟的野獸似的灰烟鄉村了，他們渴望了甚久的那些活生命，這乾燥的塵土路上是隨時都可以遇到的。母親那憔悴陰暗的瘦臉上，總也掀不起一絲笑容，她那突起的額骨幾乎與鼻頭一般高了，春子替母親抱着開羅，但不久她的胳膊便酸軟起來。

母親的粽子腳上纏的那些布條都爛朽成了碎片。兩隻腳被砂礫磨得腫着起了許多水泡，她撐着一根棍子，肩上還掛了許多罐，筒，布囊，破爛的衣服，……無論怎麼疲乏，她是捨不得就丟棄的，她邁一步，手裏的棍子便往前一插，但是她的腳腫得太厲害了，哎喲了一聲便坐下去，叫着：

『死我也走不動了。呵噓——』隨後她就喘着氣。

春子把開羅放下去，她的腿子也十分酸軟。開羅一下地，便張開兩手一直撲向母親的懷裏去，母親不耐煩的把他一推，又喘着氣叫着：

『唉呀，你死去吧，就是叫你把我的脚被砂子磨腫了。』

開羅受到母親的虐待，口張得像瓢一般啞啞的起來。

母親捏着她那腫得把鞋都漲裂開縫的脚呻吟，腰疼，背椎骨酸脹，牙疼，……筋疼，全身的病都一齊發作纏糾着她的身體了。她像一個犯了天罪被摔在地下的殘疾者，攤臥在多灰塵的黃土路旁，全身都顫抖着。

『媽，前方就是個大村莊呢。』春子說。

『噓，噓，噓，我身子發燒呀，這怎麼叫我走到那村子呢。』

『媽，我撐你走吧。』

『你也餓得沒有力氣呀，怎麼能撐動我！』母親又呻吟起來，額蓋上起



許多繻紋，血管冒起很高，跳着，露出那兩排黃焦牙齒，紅腫而蒙了眼屎的眼睛抽揉着，流出了一些清水。

春子用手摸摸她的額蓋，像開水壺般燙，這種病，春子記得她在災區也患過一次，曾把她燒暈過好幾回，還是春子的父親從泥沙上採來一些什麼野草煎熬給她喝了，病才好的，但是那是什麼草呢？春子記不起來了。

「媽，爸爸在沙泥上給你採的什麼草呀？那草可以治你的病的，」春子說。

母親被身體的熱度燒得糊糊塗塗，她在熱病中吃過的草水，自然也不知道那老頭子替她採的什麼草。她一聽得春子提起那老頭子，不知怎麼被一股酸悲衝着心，眼淚便不止的從眼眶奔流了。

「若有那老頭子呀，我的病很容易好的。可是他不知走到哪裏去了，呵，……我們都是怎麼命苦呀，我說不定也要被燒死的，若是我死了，春子

呀，你和開羅可怎麼辦呀？……」

春子的淚珠被一股悲酸衝洒下來，那懂事的開羅雖然不會說話，但看見眼面前這一場悲慘的局面，他也是一個有情感的人，爬在母親胸懷前眼淚簌簌的落下來，嘴裏不住啞啞的發出悲調的哭聲。

在黃昏以前，春子鼓起全身的氣力，將母親指起來，因為母親瘦得只剩下皮骨，駝到她背上並不感到怎麼重，慢慢的移到前面一個圈了寨牆的小的村莊，在寨牆外面一個看守紅薯的小草窩棚裏停下來，春子將母親送進這毛草窩棚去，曠野吹來的風有些寒了，現在已是初冬時分，因為母親受了一些風吹，她一躺倒在窩棚裏，身體的熱度燒得更高起來。一通宵都在呻吟中過去……

黎明時，窩棚外面突然有一隻黑狗跳進來，一嗅到不是牠主人的氣息，便跳起來猙獰起面孔狂吠起來，幾乎想將他們吞掉。外面有腳步聲踏得被霜

打枯的紅薯葉嗦嗦的響。

「你叫什麼？」外面的人，頭上載了一頂只露着兩隻眼的避風帽，持了撓鉤彎腰把黑狗驅走了。一股酒氣衝進來，那人突然叫起來：「呵呀，真是活見鬼，你們怎麼這大膽！偷了我們的「山藥」，還鑽進我的窩棚裏睡？……」

晨色朦朧中，這只露着兩個眼的酒鬼，他正想仰進他的撓鉤去鉤時，却聽見是女人的尖叫和呻吟聲，他手裏的撓鉤便又縮回來了。

「怎麼，你們是幹什麼的？」

「我母親快燒死了呀，她病得厲害呀，……」春子在窩棚裏叫着。

「呀，都出來，都出來，我的窩棚裏可不准病人睡的！」隨後他心裏突然起了另外一個轉念：「你們是不是要飯的災民？呀，真討厭，天天遇到這鬼災民睡我的窩棚，這可不是客棧呢！我還得先看看山樂給你們偷了沒有？」

山藥少一塊老爺可不饒我呀！……」

那人同他的狗轉去在枯乾紅薯田裏巡走，踏得那被霜冰打焦了的蔓葉響着，等他回來時，天色亮了些，他把包住頭臉的帽子拉開了，露出一副圓肥的臉蛋，塌鼻梁，鼻孔翹起朝着天，呼吸似乎很吃力，瞪大兩個眼睛叫着：

「滾出去，快給我滾出去，……」他的牙齒露出來，臉很難看的繃緊，「慢點小心我的撓鉤，把你們的耳朵鉤掉。……」

「我們沒有偷你一塊紅薯呀！」春子說。

「我這窩棚不睡病人，也不睡女人。」

「我媽病着呀，叫我們往哪裏去？」

「往哪裏去，我管你們往哪裏去呀？只要你快點離開我的窩棚，我現在要睡呀，我喝了一夜酒呀！……」

「媽呀，媽呀，……」春子搖着母親的身體，在窩棚裏叫着。

春子母親身體的熱度還沒減退，她摸摸母親的皮骨，感到還是那麼滾燙，她被燒得昏昏沉沉不醒人事。春子摟住母親痛哭起來，春子在昏暈中還模糊的聽見那紅薯田的漢子在外面跺着腳叫着：

『倒霉，倒霉，又死在我窩棚裏啦，我的窩棚簡直變成屍窩啦，快給我把那狗死屍搬出來，老子喝了一夜酒呀！老子要睡呀，……』

但是，春子怎麼還管他的叫聲呢，她只管摟緊那瘦得只剩下皮骨的母親哭叫，啞叭開羅也從睡夢中被吵醒了，也像一個瘋子般叫起來，流着兩行眼淚，從窩棚裏跑出來，他彷彿還在夢裏一般，跑到那冰涼的紅薯田裏，兩隻眼睛到處張望着，太陽已經露出頭，把東方那塊天空燃得紅騰騰的，一些飛鳥落在曠野的墳墓裏覓食。……

『你哭什麼，是死了嗎？』外面那持撓鉤的人叫着。

『沒有死，老爺，救救我們，我媽媽病得太厲害呀。』

『我還救你，誰救我呀？我喝了一夜酒，現在還沒有地方睡呀！真倒霉，真倒霉，……』

這時候，她忽然聽見開羅在外面啞啞叫起來，接着那持撻鈎的漢子又嚇叫着：

『喂，滾蛋，在我們山藥田裏踏什麼，想偷山藥不是？……』

紅薯葉蔓被踏得嗦嗦作響，有熟習的口音在窩棚口叫：

『春子，春子，……』

春子抬起被淚水弄朦朧的眼睛，看見是她的父親那山羊臉。

『爹爹，媽媽病得太厲害呀！』春子叫了一聲，便又放聲哭起來。

## 五

那寒淒的北風像鋒利的刀子般割着人們的皮膚，大地披着白霜，鉛灰色

的天空哭喪着臉兒，……

這是村寨破圍牆的一個坍了半塊角的碉堡，一塊塊剝落了的粉灰皮露着殘缺的痕跡，在這漏風的碉堡中鋪了一些乾草，風吹得它哀號，春子一家人口便睡在這座寒冷的破碉堡裏面。這碉堡的角落裏堆着破布，鏟子，囊袋，碗，地下鋪着骯髒的乾草。碉堡的牆壁上掛着春子與開羅的破爛衣服，鞋，襪，那被泥水泡濕的鐵板似的棉被，被風吹得飄蕩，像嬰兒的屎尿片子。

母親睡在乾草上，父親從田野裏採來幾種草，用水熬過給她喝了，她的熱病漸漸好了。但是她身體瘦弱得只剩下骨頭，她需要營養充足的食品補充她的身體，但是哪裏有營養充足的東西給她吃呢？

『你說要出來，要出來，……你看出來還不是餓死，在家裏還有幾畝地種呀！』父親開始抱怨着母親了。

『你不願出來，你回去！別嚙嚙我。』母親的心情最近也變得頗為焦灼，

說了這句話，便又呻吟起來。

『我回去，把房子都放火燒了，還讓我回去！——你的病好了，就有力對我吵嘴啦。』

父親山羊臉的額蓋上幾根青筋又在跳着，現在他也體恤老婆的身體太弱，所以他也忍耐住暴躁的火性，不再發作。

天氣驟然轉變得很嚴寒，那可怕的北風吹得碉堡前面的幾顆白楊樹怒叫，碉堡牆壁的裂縫與破洞灌着風，父親用草把壁洞裂縫都塞住了，又用乾穀織編了一張草簾子，把門口也擋住，這破碉堡裏變得溫暖了許多。每天春子帶着開羅出去討飯，討回來給父母吃，這樣度過悲慘的寒冬。

那開凍的暖和的春季到來時，大地上便逐漸的茵綠起來，他們便不能再蟄居在這個陰暗破陋的寨牆碉堡裏了。但是往哪裏去呢？父親與母親每天都再在爲着這個問題焦慮着。



『我們還是回災區去吧！』父親說。

『我們出來時，水又把新堤沖崩，說不定我們的白楊樹都被淹沒了。』

『那麼我們總是這樣沒有家在外面做叫化子嗎？』

過慣了平穩的自耕農家生活的父親，最害怕的便是不平靜的流浪生活，但被那黃水驚破了胆的母親，無論如何是不敢再回到那冒險恐怖的災區去了。

『打死我也不再回去了。』母親呻吟着說：『我最害怕那黃東西，到現在我做夢還常夢見那黃東西把我沖去，我不願回去找死了。』

『回去怎麼是找死？新堤一築成，水便不會再汎的，有許多災區的人都回去了。』

母親呻吟着，很久，這破爛的碉堡裏都被沉鬱壓蓋着，她的臉近來變黃得像臘質一般可怕，時常仍發生一種咳嗽，在她睡伏的那攤乾草旁邊，吐了

一大片黏痰。

接着便是那可怕，饑餓的春荒到來了，在這接近災區的人們也都恐慌起來，春子與開羅出去再討不到什麼東西了，有些家戶遷走，那沒法遷逃的便閉門插戶，隱居到那堅壁高宅裏，到處都充滿恐怖的氣象。

麥子還未熟以前，田野裏那一片片麥穗都被竊去吃了。逃到這附近的災民們都在嘆息着，到星光滿空的深夜，時常聽到那曠野有婦女哭泣聲。

到深夜，春子的父親引着春子，到寨外的曠野偷偷去勒那未熟的麥穗。父親那細瘦的影子從那坍塌的野牆上一蹿便跳下來，他伸手把春子拉下來，爬過一條乾土溝。春子全身抖着，拉着父親的衣襟，父親低聲告訴她：

『留心別弄出聲音來，有人看着呀！』

父女兩個像蛙子一般摸過去，摸進麥田裏，有許多麥芒與葉子滑着他們的脖頸，像毛蟲子一般爬着。微風吹得麥子作浪，空闊的野原裏，大地黑沉

沉的，風也停息了，只有夜空中的星眼在擠弄，他們爬進麥田裏，便開始用手勒着麥穗，往腰間一個布囊裏塞。

春子用手握住一大把麥穗，用力一勒，因為用力過大，連根子都拔起來，發出了響聲，父親驚得在旁邊蹠過來，他的身子抖着，腰間的囊袋已塞滿了，圓鼓鼓的像牛肚子那般大，他用手扯了一下春子的衣袖，嘶聲說：

『聲音小些呀。你沒有看見前面有人嗎？』

春子抬頭向前一望，前面的麥叢中在蠕動着一個黑影，直弄得麥子噼噼的響，麥子蠕動着，漸漸往他們這裏移動得很近了，他們疑為是看麥人偷偷溜過來拿他們的，他們正在準備爬起來往外逃跑時，只聽得背後又有噼噼響聲，回頭看，也是一個影子，春子的父親一蹠便蹠起來，扯着春子的手踏着麥田往大路跑去，但是前後的影子也被驚跳起來，到處都有影子在奔跑，踏着那麥田發出驚慌的響，前面的影子突然咕啞了一聲，跌倒在麥田裏，便發

出女人的喘氣呻吟聲，他們幾步便跳近了那跌倒的影子，發現這影子原來是個偷麥穗的老婦人，背上的布囊也塞滿，圓鼓鼓的像個母牛肚子。

「春子，春子，快拉我呀！」

春子一聽見是母親的聲音，搶上幾步把她拉起來呀。

「媽呀，你怎麼也出來啦？」春子低聲問着。

「我餓得不能忍受了。春子。你看那面有人呀。」

春子回頭看，只見有好幾個黑影向這裏撲過來，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逃避，只聽得耳旁嗚嗚幾條拖了長尾的聲音傳過來，他們在打槍了。

春子聽得父親哎喲了一聲，緊抓住她的肩背，全身的重量都向她壓過來，他們都臥下去。槍聲還稠密的在夜空中穿射，父親呻吟着說身上受了傷。母親的身體雖然虛弱，但在這種緊要關頭，她身體便發出一股急力，一下子把父親揹在肩頭上，往寨牆裏拖去。父親腰間的袋囊也掉了，春子也顧

不了這些，跟着母親的影子一直奔跑去。……

回到那破爛的碉堡裏，母親在黑影裏摸索着將父親放下，她才忽然想起了開羅還在麥田裏沒回來，不知給人家抓去了沒有。

『我去看看開羅吧！媽，……』春子抖着喉嚨說。

『哎呀，我的兒，你是閨女家，人家如果摸到你，定要拿你出氣，你去不得呀。……』

『開羅耳聾，一定聽不見槍聲，他說不定還在麥田裏勒麥穗呢。』這時候，春子立刻想起了他和父親從麥田往外逃時，背後還有一個小影子。

『等他們的槍聲停了我去吧。……』母親說。

母親的身體抖着，把破碗裏的菜油燈燃着，父親的瘦臉被燈光照得慘黃，兩隻眼睛閉着，他的胳膊半截衣袖都被血滲透了，母親用破布條把他胳膊上的血口纏住，父親嘆出一口氣，慢慢張開眼皮，望着母親，說：

『給我幾個麥穗吃，我肚子裏饑渴的慌。』

母親把麥穗上的麥粒一顆顆勒下來，把皮子揉了用嘴吹去，送進父親的嘴裏，父親便咀嚼起來，這時候，忽聽見外面有喘息與腳步聲，春子叫起來……

『開羅回來啦。』

父親與母親的眼光射過去，開羅也揹着小牛肚子般圓鼓的布囊回來，一進來便啞啞叫着，把布囊呀一聲丟到角落裏，他矮小的身子便跳起來，望見躺在地下父親的胳膊傷，兩顆小眼淚閃出光來，他又啞啞叫一陣，顯然他也受到了驚嚇。

漫天瀰地刮起了黃沙風，和他們在泥沙裏的黃風一樣，把太陽也蒙住，只露着一個白圈顫抖，到處那碧綠的樹木都被空中橙黃的塵沙映得發黃，鳥兒們也都躲藏起來，只聽得它在空中咆哮，撞着牆壁搖着樹木，這彷彿都兆徵着凶年，不吉利，風把大地吹得沒了一點水分，被吃剩殘餘在田野裏的麥

稽，也被刮得隱伏在地上，給沙土埋着。乾旱在田裏的麥子都被吃光了，天還是不落雨，曠野裏乾燥得像沙漠，泥塘也露出了底，那溝渠中的水也都被蒸發乾淨了。

春子的父親受傷的胳膊因為被那不潔的布條裹纏，裏面灌滿膿血，潰爛成一個可怕的血洞，變成一個瘡，每天用一根帶子把胳膊掛在脖頸，他們把偷來的麥穗漸漸嚼完了，碉堡裏只剩下一些麥皮，麥芒，麥葉，發出着青草氣息。

『麥穗又吃光啦，我的胳膊也快爛斷啦，我說回去種我們的田地，你說不回去，看以後吃什麼！』

父親的胳膊掛在脖頸上，他說着說着便又瞞怨起母親當初做錯了主張。

『你別說了，沒有吃的賣閨女，……』母親生氣的說。

『閨女白送人家都沒人敢要呀，誰還給錢買你的閨女？』父親的眼睛閃

出光，和平的說。

『只要捨得，自然有人買的，』母親還是賭氣的說。

『那麼就賣，事到現在，人都快餓死了，誰還捨不得？』

母親坐在那陰暗角落裏，不再講話，也並沒有什麼感觸引起她的悲傷、眼淚、嘆息，她彷彿沉默進另一個境地去了。

## 六

這是一個殘春的傍晚，那淒慘的紅霞把半塊西天燒得通紅，彷彿那邪象徵着人們愁苦不幸的心境，被蒸晒了一整日的曠野裏，那纖細得像大地的鬚鬚般的麥稈子，都匍匐着被晒枯了。

一匹紅馬從那飛揚着塵土的大路上飛躡過來，春子的父親站在坍塌的寨牆一角，睜着他們的風濕眼睛，遠遠望見紅馬來了，春子的母親使向着碉堡



裏叫着：

『春子呀，馬來接你了。』

春子早就曉得父親已經以一百五十元的代價，將她出售給一個很有錢的老頭子做妾了。她還是個不滿十五週歲的女孩子，除了母親的愁苦以外，她什麼都懂得極少，她會聽得父母談話說過那老頭子，是個最有錢的富豪，過門以後，父母和弟弟都可以沾一些光的。……可是現在突然聽得母親這叫喊，不知怎麼，心裏浮起了許多令她戀念的往事，對於爹爹與母親，和她的啞叭弟弟開羅，都彷彿有些難以離捨了。

『你到了那裏，不但你自己可以享福呀，就連我們也不會餓死的。春子呀，你要原諒我們呀，不是在這災荒的年月裏，怎會叫我們忍心把你嫁給那麼個老頭子呢？』

母親說着，眼淚滴下來，不知怎的，春子的眼淚却似乎乾涸了，話也講

不出，等到那馬蹄停息在那破爛的碉堡外面，父親跳進來催促着：

『快上馬吧，天很晚了。』

春子被扶上了馬，只感到飛一般被那紅馬馱着跑，被顛簸得昏昏沉沉，也不知跑出了多少遠，等那馬停下了，春子的頭都被震暈了，朦朧的望見前面有些人，一座很高大的磚瓦大門，門裏栽着許多花草樹木，她被什麼人拖了進去，也不知被拖進一間什麼屋子去，在那屋子裏她的眼睛明亮起來，發現許多油漆得紅亮的棹椅，傢具，在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身體粗大，臉很肥，有兩撇白鬍子的人，眼睛像雞蛋般大，戴着一頂有紅疙瘩的瓜皮帽兒，穿着黑馬褂，頗像一個豪商打扮，拖進她的人把手伸出去，指着那個粗大的怪人說：

『這是劉大爺，……』

說着，那人把門子一帶便出去了。春子在裏面不知爲什麼却哭起來，雖

然這是個燦爛的富貴居處，天堂般的處所，但對她的心境裏却是恐怖的，生疏的，並引不起她一點興致。她很想念她父母與她純樸的啞叭開羅弟弟，她願意再回到那個破爛的碉堡中睡在那骯髒的乾草上，她到這裏以後，彷彿進到囚牢裏一般，每天都有人監視她的行動，她每天都在那監牢裏哭泣着……

碧綠的鐵紗窗上，釘着各種彩色的玻璃，照映得外面的景物也變化多端，窗外有幾顆枝葉茂密的丁香樹，石榴樹，夜合歡，把那堅固的小院落塞得只留着幾條細徑，自然，春子是個窮苦的人，對於這些並不歡喜，她從玻璃窗望見它們影子，這影子增添了她心上的哀愁，……

春子的父母與弟弟，仍舊住在那破寨牆的碉堡裏，自從春子被那紅馬載走以後，他們便總也沒有與春子見面的機會。啞叭很想念姊姊，也常常啞啞着，對母親用手打起比喻，指指他自己的心胸，表示他的懷念與難受，然後

他的小眼睛中便撲簌簌滾下幾顆淚珠來，裂開小嘴啞啞哭了。

『別哭，開羅，姊姊還會回來的。』母親的眼睛裏也含着一泡淚水說。

『過兩天我們去看看春子吧。』父親說：『她一定穿着好衣服啦。』

『啞，啞，啞，……』開羅又張圓小口，指着遙遠的方向。

父親，母親，開羅三個人，在這天中午，他們走到春子被紅馬載去的那個村莊裏，他們都想看看春子。但是走到那高大的房門，他們停在門口，只見一個面容猙獰的人，兇糾糾的衝過來，厲聲嚇叫道：

『這樣慌亂的年頭，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快走，快走，……』

那人一面叫着一面揮手，另一隻手握了一把手槍。

『我們想看看我們的春子呀！』母親說。

『這是劉老爺的府宅，沒有你的春子。』

『我們的春子就嫁給了劉老爺，……』

『呸！你這臭女人，是災區裏逃出來的叫化子吧，劉老爺會要你們叫化子的女兒？快點滾開，別麻煩，……』那人的臉立刻變了一副兇獍，無情，難看的樣子。

他們流着眼淚，慢慢又回到所住的那碉堡來了，母親虛弱的身體又呻吟着，躺在那骯髒的乾草上，父親的胳膊吊在脖頸上，啞叭開羅又睜圓兩個小眼睛啞啞叫着。……

## 飢餓

葫蘆灘是北嶺山脈小支脈裏一個小村落，往北是一條怒奔着的渾水河，斜斜的彎過身子，繞着這葫蘆灘流過去，葫蘆灘便懶洋洋躲藏在老爺山的山脚下。這灘一看便知道是被那條渾水河的泥沙淤積而成，東灘上沒有人遷來落窠以前，渾水河簡直是一條橫行的野獸，年代一久，河水馴良下來，這灘上才漸漸有人落窠。灘上現在已經都被開墾成肥沃的田，有四五家簡陋的住戶，房屋都是用芒草搭成，小窗上掛着金黃的包穀，樹樑上架起用白薯乾蔓包起的穀子，門口前還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稻稽子，門口朝陽的居多，所以

這裏面人們都很健康。因當初遷到這灘上的第一家姓安，以後也是安姓逐漸往灘上來落窠，所以到現在葫蘆灘還是安家的遺族爲多。

灘上有一叢一叢的芒窠，一堆一堆的石塊，岩礁屹立着，這些荒雜的草和樹，石子和荊棘，將葫蘆灘圍了半面。背後便是那烏龜屁股老爺山坡子，坡子上散散落落也住了一些窮苦人家，荊棘和山楂樹，生滿了岩塊縫隙與亂石叢。到處棗樹上拴的是黃牛，雪白的羊羣任性在山坡上跑着吃草，從山上砍伐下來的柴木樹枝，從灘上削下的芒草窠，整齊的堆成屋形。居民們每年除了分兩季耕種灘上的田地外，他們還經常伐柴，打魚，……這些是他們的副業。

安金拴是個勤儉耐勞的漢子，今年剛二十七八歲，在閑散的各季，他整日整夜在磨麵坊裏，吆喝着那匹灰驢子，將他們一年的麥子麵粉，供給小鎮市上五六戶人家吃，每天都聽見他軋得麵羅嘯吼嘯吼的響，磨輪發出隆隆

聲。他全家人本有四口，瞎眼老爹，老母親，妹妹與他。老母親在前年逝世，妹妹也於今年春上嫁了人，三年的時光，這小家庭變得這麼淒涼，冷落，只剩下他與那寂寞的瞎眼爹爹了。

老爹整日翻着紅爛眼皮，坐在房檐磚砌的階台上，手裏撐着竹竿，咳嗽，吐痰，曬太陽，聽着磨麵坊裏的石輪和麵籮聲，那小驢子伴着安金拴終日夜生活在磨麵坊裏，呼吸着瀰揚在磨坊空間的麵粉，和那驢糞氣息。這破老歪斜的磨麵坊只有一個壁洞，漏進一派陽光，坊裏暗幽幽的，金拴一面踏麵籮機，一面在唱着。

「渾水河灣又灣啲，

大姑娘盤脚坐繡房啲，

呀呀啲，伊呀啲，

可憐老漢二十七，



……光棍呀漢，漢光棍的，

……」

照年齡，安金拴早應該娶媳婦，媳婦本也早說妥當，因為他是個孝順兒子，母親死後要守三年「玉堂」，那雙白孝鞋也穿三年。明年春天整滿三年，娶媳婦的喜日便擇定明年二月間，二月人還不忙，趁着這閒暇日子把媳婦接來，到三月，下船打魚的日子就需要一個幫手的。

冬天的河水變成一條藍玉帶子，繞過老爺山的烏龜屁股，洋洋蕩蕩向東流去；河水裏停放着幾隻魚船，船上的蓬杆挂着魚網，被風吹得飄蕩着，魚鷹聚在船頭上，用長嘴梳理着黑油油閃光的翎羽曬太陽。在河水淺處，葫蘆灘上的居民們用木板搭起一個小橋，担柴的，挑糞的，賣木炭的，賣白菜的，以及各種的行人，都踏着這條彈動的小板橋走過，但等春水漲時，木板便被拆去，那時候，葫蘆灘也要有半塊葫蘆被水淹沒，渾水河的面孔也立刻

變了一幅兇獍黃色的樣子了，來往過河的人，就不得不坐渡船。這盤口撐渡的人是葫蘆灘上的姑娘安缺兒的長鬚爹爹，他撐了一年渡船，渾水河兩岸的官田准允他耕耘，就做爲他這一年撐船勞力的代價，如今嚴冬水落，他的破渡船却爬在河灘上，船底朝着天被太陽曬裂開幾條縫口，彷彿它疲勞了一年，現在才得着機會休息，像拴牲口一般將牠拴在灘上的木樑上。

老爺山的面容險惡，高聳起身脊，峯光插入雲霄，常常從山上跑下一兩隻豺狼，下山來找食，居民們的嬰孩，小羊，小狗，小豬，時常神不知鬼不覺便被牠們拖去了，所以每日太陽剛下山，家家的門戶就緊緊閉起來。

金拴的家貼靠着傲慢無禮的老爺山脚那烏龜屁股，用芒草圈成籬笆，被圈起一個小院子，院子裏那棵枯乾梧桐樹下是一口甜水井，井上架着一架轆轤，這井就變成隣舍家公共吃水的井，有一張鱷魚臉的安缺兒禿頭老娘，旋着轆轤響把吱呀鳴，吱呀鳴的從井裏汲水，那兩隻梭形小脚踏在井石板上，

把水桶絞上來，便震起喉嚨向着芒草籬笆外面喚着：

『缺兒呀，快牽牛來。』

水桶裏的水滴滴嗒嗒地往井裏落着，那井旁的老梧桐枯枝上落着一隻鵲雀，彷彿來報喜事似的叫了一陣，撇幾下尾巴，又飛到另外一棵老棗樹上去叫。

『你叫什麼？』安缺兒的媽想，望了那鵲雀一眼：『莫不是缺兒的大哥要回來了？……』

籬笆裏靜悄悄的，只聽見山井台石板上滴下井去的水點，發出微細的響聲。

嘩啞……嘩啞……

磨麵坊裏又送出一陣麵籬聲，也聽得那安金拴啞着噪子的唱叫，磨輪的隆隆聲，麻雀們畏頭縮腦從挂滿灰塵蛛網的窗口探望，然後就嘩啞一下子飛

散了。

安金拴把一籬麵篩完，把麩子磕出來，聽見井台上喚缺兒的喊聲，他便離開了籬床的踏板，身上感到熱烘烘，額蓋上滲出一層細汗。他從那有羅網的破洞向外窺望，望見梳着一根小辮的醜姑娘小缺兒牽着黃牛進籬笆來，黃牛把頭插進水桶去飲水。小缺兒的眼睛，鼻子，嘴，比她母親那鱷魚臉還要醜，嘴裂開來像一條破縫，露着一口黃牙齒，眼睛紅腫得像兩個腐爛的杏子，一根小辮又短又細，真是醜陋。

『缺大媽呀，你一稀客。』安金拴從磨坊窗洞裏叫着。

缺大媽那一張鱷魚臉有許多地方很像她醜姑娘的臉，她提起衣襟將兩個風淚眼睛抹了抹，才模糊的從磨坊窗洞口望見金拴那張蒙滿了白麵的臉孔，她走近了窗口洞，用手掌遮着眼，對着窗洞說：

『金拴子呀，你真是一個勤苦人，每天都要聽見你的麵籬響，你就不休

息一天！……」

「今天個，沒事兒，磨磨麵弄幾個好過年吓。缺大媽，聽說你們大缺被拉伏的老總們放回來啦，可是真的嗎？」

「今天大缺才有消息，英子二哥回來了，他們是一路被抓去的，聽他們說大缺跟着老總們並不受罪，吃的是白米，白麵，還給錢，前天他還打回一封書來，呀我們不要罪心他，他是很平安的，過不幾天就回來的。……」

她一面說，不知不覺就住着磨坊門口走進去，半截身子倚着牆站着，爛嘴唇不住的抖，流下涎水來，那又長又肥的破布衫幾乎蓋過膝蓋，兩條腿上的棉褲筒口用帶子纏着，彷彿是畏冷的刺蝟。

「缺大媽，你是燒過千柱香磕過萬把頭的善人，天老爺也有眼睛，天老爺總賜你一些福，……」

「今天我還給玉皇菩薩許過愿，他若是叫我大缺回來，我許他一條豬，一

百張黃表，給他磕一萬頭，天菩薩，地菩薩，趕快替我把大缺找回來吧！」  
她一面說着，一面兩隻手又拱在胸脯前面，抖顫的嘴唇不住喊叫：「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

安金拴的瞎眼爹爹在檐屋下聽見磨坊裏有人談話，也用竹竿敲打着地摸索進來，他那敏銳的耳朵早聽出是缺大媽在與金拴子談話，他用手摸索到一個小矮椅子坐下，撐着竹竿翻着紅眼皮，也插進嘴來：

「缺大媽，像你們大缺出去替隊伍挑挑東西，不上前綫，一天還弄幾毛，比在家裏還自在。我說你還是不必愁，你知道嗎？我聽集市上回來人說，日前抽丁很緊吶，你家兩個兒子，大缺一定要被抽去，我想，大缺若能總跟隊伍挑挑東西，也可避抓丁的呀！」

瞎眼爹爹一面說，一面翻着眼皮。

小驢伸伸耳朵，也停着不動了，彷彿聽着他們的講話。安金拴揚起皮鞭

向驢子肚皮猛一抽，驢子倒起耳朵向前躡幾步，金拴子兩手端着簸箕，把漏在磨盤上的碎麥挖起，端去倒下籬裏，兩隻腳踏着這籬機板嘩啞嘩啞的響着了。

『缺大媽，』金拴攪着麵籬機說：『大爹幹啥子去啦？』  
『他到集上販豬去啦！』

『大爹真是有本領，不幹這就幹那，反正都是賺錢的路。』  
這時候，這留着一根又細又短小辮子的安缺兒醜姑娘跳進磨坊來，高聲喊叫着：

『媽呀，牛飲飽了，快走吧！』

缺大媽告辭了金拴父子，醜姑娘牽着牛，缺大媽提了水桶，走出了金拴子家那籬笆去。……

『人家一家人全都是勤儉人，兒子挑炭，爹趕豬。就連那一位不值錢的

醜姑娘也抵得過一個大人做事，放牛放鴨，全是她的事，她還幫着她媽軋棉花，一家人都會儉省，怎會不發財？……』

瞎眼爹爹閉着眼皮，摸着那根竹竿兒，自言自語。

『聽說二缺今年臘月間就要娶媳婦。』

『缺大爹也真是好人，待人忠厚，沒有一點世故心，那年春天你媽死後葬埋，還是你缺大爹幫的，要不是他，我們連棺材都弄不來的。就是他的二缺火氣大，不會待人處事，沒有大缺老實……』

金拴又蕩篩完了一籬麵，又把麥麩子蕩下去，他吆喝一聲驢子開始往磨輪眼裏填着麥子。

## 二

磨出的麵粉，便送往鎮集上吃麵的人家，還要收麵錢，糴麥子回來，這



全是安金拴一個人的事。

刮了一整夜的北風。老爺山脊上的沙塵與碎砂被掃得飛濺着，樹枝被刷得赤裸着身子嘯叫，高聳着莖葉的芒窠也被刮伏在地下，河水翻起波浪，靠着破陋瓦屋堆積起來的長草時常像巨人的鬚髮一般掃着屋檐，屋簷下成串的紅辣椒與包穀也在擺動，雪片便從寒風中飄下來了。

天空哭喪着蒼白的臉兒，飄了一整夜的雪，那老爺山兇惡的峯尖被雪後的寒氣瀰漫着，烏鴉飛過挂了白鬚的樹枝，枝桠上的積雪大塊大塊的往下掉。隔天，雲氣放晴了，安金拴把麵糞搬上驢背，踏着泥溜雪路，往集市上給主顧們去送麵，今日的市集顯得格外熱鬧，那片賣豬市場也被打掃得乾乾淨淨，而且在露天下搭了一個蓆棚台子，台子上挂了藍布帳幔，帳幔上繡織着一個瞪出兇怒眼睛的人，張大喉嚨吶喊，手裏舉起火把，聽賣豬的說，這是宣傳隊要演戲，演戲的隊員們都是學生，男男女女在一起，頗為熱鬧，牆

上樹上，到處都張貼了紅綠紙條，門樓上張挂了彩色布畫，大街上煥然添了一些新氣象。

一會兒，那演戲的排着隊，唱着歌從泥濘街上走出來，這更增添了一片喜氣，將他在老爺山二十幾年的寂寞生活都變活躍了。真的，金拴子從生以來還是初次看見這般令人高興的男女，在一起肩並肩的走，毫不在乎的談話，後面跟着一大羣人看，金拴子也不知不覺的被人羣捲去，跟着他們走起來。他的肩膀在人羣裏擠着，他忽然聽見耳旁有人喚他：

「金拴子，你的驢跑了！」

他回頭看，原是葫蘆灘的二缺也來趕集。他那油腔滑調的臉子不住對金拴子嘻嘻的笑，也是一個討厭的鱷魚臉孔。

「二缺呀，真好看，你見過嗎？」

「誰沒見過媽屁的洋學生？過兩天他們還要到葫蘆灘去呢。叫葫蘆灘的

姑娘媳婦們也都瞧瞧他們演的戲，他們是宣傳打日本的吶。」

「尙媽的，打日本要宣傳，那個不曉得？」金拴子一面說一面把驢繩牽住。

「什麼事兒你都懂，你知道日本是什麼？」二缺有些瞧不起金拴子。

「這你不要考我，你可知道？」

「我不知道，所以才問你呀！」

「嘻嘻，二缺，你不是也唸過幾天書嗎？在教科書上畫着像一段狗屎形的圖，比我們中國一省還小的那段狗屎，那就是小日本吶。」

「哈哈哈哈哈。」二缺狂笑起來，露出滿口鱷魚牙：「你真比我懂的多，……狗屎狗屎，……哈哈哈哈哈，……」

他們一面談，一面順水逐流的跟着人羣走到那猪市的場裏去看演戲的，戲台子下面的人是熙熙攘攘，擺花生攤和賣烟的小販子早已把戲台四週擺滿

一遍，大家都在等那藍幕拉開看戲了。

太陽把雲霧都排散，晴朗的天氣，使各處的積雪流出水來，人們的鞋子都是泥濕的，金拴子和他的驢站在雪泥裏，二缺也站在他身旁，兩個人都談着戰事，等了好久，那戲台上的布幕還不見拉開，金拴子有些不耐煩，便牽了驢先去送麵，告辭了二缺，又拐到那鬧哄哄的泥濘破街上去。但當他正走進那門樓時，却聽得外面一聲哨子叫，他回頭望見那幕布忽然拉開了，二缺又在對他擺手：

『開戲了，有個小媳婦，真好看呀！』

二缺那鱷魚眼睛在狡猾的對他笑着，他又有些忍不住，看見一些人都往那裏跑去，也看見那開了幕的戲台上的漂亮媳婦，他也便耐不住心又把驢拉回來，站在人羣背後伸長脖子看。

這是一幕頗使安金拴難受的「文明戲」，日本鬼子把那善良家的媳婦強

姦了，激怒了她的丈夫，拿起菜刀來殺死了兩個鬼子。

「他媽的，日本小鬼這麼野蠻呀！」金拴喃喃着。

「咦，你沒聽說過嗎？」二缺說：「日本鬼子常常把一家一家中國人殺絕呀，他們是不講一點道理的。……」

「媽的，真混蛋，真混蛋，……」

安金拴一面談，一面想起了自己的媳婦還沒娶過門來，日本鬼子真的要過來了，他那小媳婦是不是也遭到這劇的一般的情況？……他不敢想下去，用手抹了一下嘴巴，牽起驢子就走了，又拐到街上去給主顧們送麵，收麵錢，糴麥子回來，又踏着那起伏的山路，踏着泥濘，他被那「文明戲」刺激得真不好受！

從那老爺山峯背後刮起一陣黃沙風，加雜着草葉旋轉着，芒草與樹林都被旋得沙沙的響，河水也被掀起一陣波浪，葫蘆灘上的人家都被黃沙瀾漫

了。

醜姑娘安缺兒牽着牛，與她的黃頭髮小姪子木香兒，從葫蘆灘芒草後面轉彎過來，河對岸有一個揹草筐的野孩子在踩着脚兒唱着：

「醜姑娘哟呀呀，……吃香腸哟呀嘞，……婆家嫁到安家塄哟呀，……丈夫發了呆哟呀嘞，……原來看見她脚又大嘴又歪哟呀嘞，……呀嘞……」

安缺兒被氣得臉漲紅，嘴唇撇起來，從地下拾起一塊石子瞄着河對岸那野孩子拋過去，罵着：

「我找你媽去，野豬！……」

「哈哈哈哈哈，……丈夫發了氣哟呀嘞，……一脚把她踹上溜平地哟呀嘞，……溜平地下踢又踢哟呀嘞，……一踢踢出了安家塄哟呀嘞，……安家塄路彎又彎哟呀嘞，……一彎彎回了葫蘆灘哟呀嘞，……哈哈哈哈哈，醜姑娘又回葫蘆灘來了，哈哈哈哈哈，……」

『日本飛機炸死你！』安缺兒被氣得紅漲着脖頸說，又拾起一塊石頭正準備從河對岸拋時，他爹爹却在渡船那裏叫了：

『缺兒，不許惹他，把牛牽回去。』

安缺兒很快的將石塊丟掉，眼睛却睜大怒瞪着河對岸那野孩子，踩了一腳，切着牙齒低聲說：

『總有一天碰到你，……』

長鬍鬚爹爹從渡船上跳下來，兩隻眼睛嚴厲的瞪着她：

『以後不准你理他，你還鬧得過人家？人家是財主家的兒子，他爹爹是聯保處的師爺呀。』

『爺爺，是他先惹姑姑呀，』木香兒撅起小嘴說。

『快回去，別惹禍害，——叫你軋棉花，你軋了多少？天還這麼早就牽回牛來，路上還給人家吵嘴！』

『棉花早已軋完了，媽在後面就回來的。』

缺大爺瞪着眼睛捋了一下鬍子望了安缺兒一眼：

『你二哥趕集回來沒有？』

『沒有，聽送麵的金拴子說他還在集上看戲哩！……』

缺大爺陰沉着臉，鬍鬚顯得更長，他駝着背用大鏟一下一下割着芒窠，然後又把它們捆成捆子，一捆一捆往家措。他這麼大的年紀，兒子還不幫他忙，大缺被拉去運子彈，到現在還沒回來，二缺又是個懶貨，壞蛋，總不願做活，他想起了二缺，去趕一趟集就化費一整天時光，便生起氣來。他把這一天割下的芒草都堆在他家門前面，堆起來像一座房子。

安金拴的瞎眼爹爹用竹竿敲着雪路走出來，一敲到缺大爺這裏就停住，聽見是缺大爺弄芒草響，他這愛探聽些閑事的瞎老頭，說是消息又慌亂了，日本鬼子快過來了，你沒聽見礮響嗎？就在山那面，今天有逃難的下來，運



彈藥的也過去了多少馬駝子，多少輸送隊。

「缺大爹可聽得什麼消息沒有？」那瞎子翻着眼皮問。

「我割了一天芒草，什麼也沒聽說。你可聽誰說的？」

「我的金拴子也說，那趕牛的販子過我的籬笆飲水時也說，……」

接着又過來幾個老頭子，幾個婦道人家，都圍聚着這瞎子聽他的說話，直把他們心裏說得七上八下的不安起來。這消息像風一般立刻將葫蘆灘傳散遍了。

### 三

葫蘆灘被這消息弄得像患了瘧疾病般，冷一陣熱一陣，安金拴的磨輪也休息了，把小驢拴在井台上那棵枯梧桐樹上，滿灘裏把這消息傳出去。第二天，那好造謠的二缺這搗蛋鬼也回來，更把這消息擴展開來，他並且說演戲

的人們也說過，日本小鬼離這裏不遠，最多也不過一百來里，就在老爺山後面已經給中國隊伍打着，開着火，所以呀，葫蘆灘的人們最好是早點躲進深山裏去。

這消息一傳開，灘裏的人家們家家戶戶都挖坑藏東西，把銀錢首飾都埋進牆籠裏，糧食早早往深山裏送。使得這葫蘆灘頗有些不安起來。

「金拴呀，那瞎眼爹爹敲着他的磨輪說：『我們這盤磨怎麼搬走？』」  
「磨輪不要緊，日本鬼要它們幹啥？」

「呀，金拴子，這是我們的生命呀，沒有這兩扇磨輪，我們就沒有飯吃，我們也把它們運進山去吧！」

「不要緊，屋子比磨輪還要值錢，磨輪運走了，屋子也是運不走的呀！」

「屋子我在家裏看守，……」

『他們並不管有你看守不看守呀，你有什麼用處，他們會一刀把你殺死的。你還是早點跟着缺大爹他們進山裏去避避難。』

『我是個瞎子呀，他們殺瞎子幹啥？』

『唉，唉，瞎子，他們是不管你是瞎子不瞎子的，……』

這一陣風聲，使葫蘆灘裏居民們都紛紛往深山裏遷移了。

那有一張鱷魚臉的二缺，趁這機會也把他們家裏埋藏的一根槍從土裏挖了出來，到處招集着灘上的年青小夥們，吶喊着要給鬼子們打一下躡鼠仗——游擊戰，別的人家也是已把埋藏在地下的槍從土裏挖起來，葫蘆灘幾處路口居然設了幾個放步哨的，端着槍，眼睛瞪着那路上的過往人。

葫蘆灘芒窠後面那些利用水力的軋棉機，也停止了旋動。渾水河裏清澄得很，河水裏漂着一隻小漁船，船上坐着兩個持槍的漢子，遠處傳來礮聲的隆隆響，那兩個坐在船上持槍的漢子一個是金拴子，另一個名子叫英子二

哥，他們一面把小船往河水下游蕩去，一面在唱着：

「渾水河灣又灣啲，

大姑娘盤脚坐綉房啲，

日本鬼子好欺得我呀慘啲，

呀呀啲，伊呀啲，

可憐老漢二十七，

姑娘呀，你怎不……」

「金拴子呀，你聽，你別唱呀，……」英子二哥停住了蕩槳。

兩個人都沉寂下來，靜下耳朵聽見水風傳來一陣緊張的礮聲。

「排砲，排砲，……」金拴子說：「我們還是停住吧，不能再往前去了。」

「不往前去，怎麼知道敵人的消息呀！」

『你看，有隊伍退下來了。』

英子二哥回頭看時，只望見岸上慌慌倉倉走下來幾個老總。英子二哥把船攏了岸，用槍撐着沙灘上了岸堤，看見那幾個老總走近來了，便大聲喝一句：

『站住，幹什麼的？』

那幾個老總真也聽他的話，便站住了。

『你們從哪裏來的？』英子二哥問。

『從火綫上下來，我們掛了彩，要到後方去醫傷。』

這時，金拴子走上岸堤來。他們看見這一羣可憐的傷兵身上都帶着血跡，便把他們引到一叢芒草旁邊坐下了，問清楚了前線的情況，才放他們過去。傷兵們走遠了，他們又上了小漁船，蕩起划子來。逆水行舟，划子慢了許多，遠遠望見黃褐色的葫蘆灘是靜悄悄的，望不見一頭牛，一個人。

『英子二哥，』金拴說：『若是日本鬼子真的過來了，我們怎麼辦呀？』  
『怎麼辦，自然要給他們幹一場，』英子二哥瞪出兇惡的眼睛說。

『呀，我們這老破槍，怎麼幹得過人家？』

『唏，你這人真是沒用處，槍破就怕了嗎？』英子二哥的胖臉板得很可怕；『槍破我們也不能胆怯，我們也要給他幹的。』

金拴子嘆出一口氣，直對着河水出神，他手裏的槳也慢慢停息下來。

『哈哈，金拴子，你害怕嗎？』英子二哥笑着說：『男子漢，怕什麼？打死了埋了，下輩再投生，……』

金拴子把手裏的槳猛力一拍，河水裏濺起一片浪花。

『不是那個呀，我只有一个瞎眼爹，我死了他老人家可怎麼活呀！』

『呀，呀，呀，金拴子，真是怕死呀，哈哈，快蕩划子吧，到葫蘆灘快報消息，說不定他們都開進山裏去了，葫蘆灘的生命全在我們手裏呀。』

這時候，只聽得空中傳來一陣轟轟的響聲，那聲音漸漸進來了，他們抬頭向空中望，那像牛嘴似的老爺山峯，高高豎立在空中，有十幾個模糊的灰色小影子從牛嘴後面飛過來。

「飛機，飛機，……」金拴子喊着。

飛機漸漸離開了老爺山那牛嘴，漸漸飛進頭頂了。他們見這飛機的飛勢不祥，趕快將小划子划攏岸，兩個人躡上岸去，爬在一叢芒草後面的沙灘裏。

只聽得許多小東西摩擦着空氣落下來，那小東西們一落地，像排山倒海般將附近的沙灘都震得跳動，飛機們繞了一個灣子就又飛去了，一團煙從大地上飛騰起來，看那方向彷彿是炸了葫蘆灘，飛鳥們被驚得成羣的往深山裏飛，爆炸的回聲充滿山谷，山峽，……

飛機的響聲聽不見了，兩個人從沙灘上跳起來。

『是炸的葫蘆灘吧？』金拴子問。

『不是，不是，是安家塢嘍，是安家塢嘍……』  
他們都抬頭向着空中的黑煙團望。

兩個人又跳上了小魚船，飛快的往葫蘆灘划去，水浪被他們的四葉槳片打得嘩嘩着響。……

船隻距離葫蘆灘半里多路，划子又攏了岸，清清楚楚望見葫蘆灘裏那散落不集中的房屋，那片芒窠外面站着很少幾個人在對着天空望。英子二哥從衣袋子裏摸出那牛角哨子，對着那幾個望天空那黑煙的漢子鳴的吹一聲，便看見有一個漢子飛快的向着他們的小船奔來，這是個身體很強健的粗矮個子，槍揹在肩上，兩條腿像上了電般拚命飛跑，等到他喘着氣跑近沙灘時便發現他是一張鱷魚臉，金拴子在那天趕集時與他一路看「文明戲」的那人，那壞蛋二缺。他跑近他們的船時，氣喘得很急，把肩上的槍提下來，問着：



「怎麼樣呀？有什麼情況沒有？」

「沒有，只看見有傷兵下來，」英子二哥說。

「剛才炸的什麼地方呀？」金拴子問。

「安家壩那集鎮，」二缺說。臉上繃繃，又露出他的鱷魚牙：「消息不好

呀，你們還不知道，敵人從南面抄過來一股騎兵，村裏人都遷進山裏了。」

「什麼，騎兵有多少？」英子二哥驚慌起來；「怎麼從南面過來了？」

「從南面過來？山裏也不安全了？」金拴問；「我爹爹也進了山嗎？」

「進了山，都進了山，就是我的爹爹脾氣怪，他死也不肯走。」

「那麼我們怎麼辦呀？」英子二哥問。

「我們也準備往山裏去，現在就等你們了。」

他們都上了河灘，把小划子扯上灘來，抬進芒草叢中，遠遠只聽見嗚嗚

兩聲緊急的牛角響，他們三個一直往葫蘆灘飛跑過去。

四

葫蘆灘裏靜悄悄的，望不見一個人，只留下了缺大爹，他死也不肯離開他的房屋，在二缺跟隨着那些擄槍的小夥們往深山裏走時，他還跑進他自己棚欄裏去扯他的父親：

『爹爹，快走吧，鬼子離這裏還有十里路呀，安家壩已被鬼子佔了。』  
缺大爹坐在他的門檑上，掙脫兒子的手，大聲叫着：

『滾你的，你走，別再理我，我捨不得我的房子。……』

說着，他便又抬起頭望着他的瓦屋簷。二缺沒有法子把他抱走，最後也離開了葫蘆灘，跟了那一夥拿了槍的年青人，往狹窄的山路走去了。

老爺山峯的牛嘴上浮着幾片白雲，山腰裏遍生着小松樹，一塊一塊青色大岩石板閃着光，它的雄偉的身軀直矗進白雲端，那白雲就像掛在它的嘴凹

裏，繞着它旋。天空晴朗得很好，這夥有槍的青年踏着小路翻越過一道小嶺，便順着那條渾水河的上游石岸行走，踏着那砂礫與參差不齊的石塊，繞着老爺山的牛嘴山峯旋走，一個個的小山峯都在比競着高度，……

葫蘆灘逃進深山來的人們，都散居到山谷裏，小草棚裏，森林裏。森林裏新塔起了一些小草棚，就如原始時代的生活，從森林與山谷裏騰出嫋嫋的炊煙，到處聽見有野雉的咯咯叫，餓狼鳴，各種飛禽野獸的吟嘯聲……老爺山峯披着一層白皚皚的冰雪，從上面吹下來的風冰冷透骨，小松樹搖舞着枝頭，發出嗚嗚的水濤聲，從半山腰的岩石縫隙間瀉下的小泉打得石子響，……

安金拴一走進森林裏遇到葫蘆灘的熟人，便問：

「我爹爹在哪裏呀？」

那些剛從灘裏逃來的人，把鍋碗傢具架在森林裏燃起野火，小孩子像一

窩小豬臥在那骯髒的被窩裏哭叫。

那些披頭散髮的女人們都叫着沒有看見那瞎子。安金拴有些發慌，提着他的槍在森林裏奔走着，遇到熟人便問。正在他急得有些發暈時，突然有一個鱷魚臉的老女人，頭髮散亂得像一窩麻，用力的抓住他的衣袖，像個瘋子似的喘着氣？叫着：

「金拴子，……你什麼時候來的，你可看見我們的老頭子嗎？他進山來沒有，……阿彌陀佛，……還有我的二缺，……」

「二缺和我們一同來了，缺大爺不肯來，他捨不開他的屋子呀！」

「我的天爺呀，他真的不肯來呀。日本人離葫蘆灘還有幾里呀？」

缺大媽說着，鼻涕眼淚掛滿一臉，把他的衣襟抓得緊緊的，彷彿害怕金拴子跑開一般。

「日本人已經佔了安家壩，離葫蘆灘只有十里路啦。——呵缺大媽，你

可看見我的瞎爹爹嗎？……」

「沒有，——我的天呀，我那老頭子真頑固呀，他死都不肯來，這怎麼是好？……我還是回去看他一趟，山口封了嗎？」

「山口早斷絕行人，你還是不要去，日本人說不定已經到了葫蘆灘。」  
但是這瘋狂了的缺大媽大聲哭叫着，一直向森林外面的山路跑去，後面是那醜姑娘安缺兒的哭叫，追着她跑，聲音漸漸的消失在樹林外面去了。

正在這時候，安金拴聽見背後有人喊他：

「金拴子，金拴子，……」

他回頭一看，原是他的瞎眼爹爹撐着竹竿敲着路，手裏還牽着他們那匹小驢子，聽見他說話的聲音，慢慢向他這裏走來了。

「爹爹呀，……」金拴子呼一聲爹爹，便跑過去，把他手裏的竹竿拉住，又牽過那匹小驢的繮繩來。

金拴子把瞎眼爹爹安置在一個熟人家裏，把小驢也寄存在那裏，森林外面的牛角哨子又在叫了。他揩起破槍，飛般的跑出森林，在一條小路上，也遇到了二缺死扭住他的鱷魚臉母親，不准她回葫蘆灘，因為灘裏已經發現了敵人的騎兵在河那岸活動。那鱷魚臉老女人像瘋子般哭叫：

『老頭子給鬼子害死了，……大缺也沒消息呀，……這是哪輩子欠下的孽。……嗚呀，我非回去不行呀，……嗚呀，我死也要回去呀，……嗚呀……』

她披著頭髮，靠著一棵松樹，無力的滾下去，二缺聽見牛角哨子叫，也便不管她了，和金拴子一同飛快的向山口那裏跑。這裏只剩了安缺兒醜姑娘伴著缺大媽啜泣。……

滿山遍嶺都吹起嗚嗚的牛角哨子，到處都有持槍的漢子們從森林和荒草中，或山谷峽溝裏奔出來，向着山口飛跑。每個山頭上都站了放哨的，牛角

哨子一陣緊急，便緩和下來，漸漸各處都寂寞了，山口的兩壁，那峭越的山峯上蠕動着一些小影子，在太陽光下這些小影子像螞蟻那麼小，那樣爬着，金拴子和二缺跑得出了一身臭汗，他們想，一定是敵人佔了葫蘆灘，又向這險峻的山口襲來，不然爲什麼要吹這麼緊的哨子呢？兩個人繞着羊腸小徑，攀着一塊一塊的峭岩，攀過了一座小山丘，再攀登一段梯形的石階，就距離山口兩壁的峭峯不遠了。

『金拴子，你聽見槍聲嗎？』二缺那鱷魚眼睛瞪出來，問金拴子。

金拴子的臉上滴下汗珠，他搔搔頭髮，望二缺一眼，喘着氣說：

『我沒有聽見槍聲，你聽見了嗎？』

『我也沒有，你看那山口下的河灘和渾水河，那安家塋像被燒着了。』

金拴子停住脚步，兩個人一同爬伏在一塊巨大的岩石背後，探出頭向山口下面望，只望見那條碧藍色的渾水河，像一條藍玉帶般在那片黃褐色的沙

灘裏繞了幾灣子，便伸進了深山裏去，瀟灑在淡煙裏的葫蘆灘那倚在老爺山烏龜屁股下的散落的房屋，稀疏的樹木，一叢叢的芒窠，……都映進安金拴的眼睛裏，再望過河去，在那片高原上一片無遮掩的磚瓦建築的，像木梳般的灰瓦屋脊，滾騰起一些黑煙，白煙，……

『是燒起來了，你看還有火，』金拴子的眼睛瞪得很大，用手指指着安家塋的房屋說。

他們都望見那一團團的黑煙下，有紅舌舐上來，火煙漸漸延蔓起來，一會比一會大，突然一顆小東西，嗖的一聲穿過空氣，從他們耳邊飛過去。

『哎呀，不好，葫蘆灘也有了煙呀！』二缺驚跳起來叫着。

金拴子睜圓兩個眼睛望着老爺山烏龜屁股，也有一團團的黑煙冒起來。從那稀疏的樹林裏機密的芒草中，到處都騰起了火煙，他正在仔細的望時，只聽得又是嗖的一聲響，他耳旁又有一顆小東西穿射空氣，這一次是拉長着



尾巴，嗚嗚飛過山頭，消失在極端了。

『敵人的騎兵過來了，他們打槍了？……』二缺又叫着。

山高處刮着嗚咽悽慘的寒風，把一切的響聲都遮住了。他們清晰的望見那黃褐色的沙灘上有一羣小螞蟻在飛，清晰的四蹄跳躍着，那都是敵人的騎兵呀，他們身上有些東西在閃光，閃出電一般微細的光刺耀他們的眼。遠遠又有些極微小的步兵的影子，排成列沿着河堤示威。……

嗚，嗚，嗚，嗚，嗚，……

山谷裏一片回響，像一陣暴風灌進來，二缺趕快拖住金拴子的胳膊，把他拖到石岩背後：

『敵人的機關槍掃來了，快走。……』

他們又從山背後一條小徑繞上來，上面風更大，直灌得他們的鼻孔流着清涕，山頭一塊青岩的裂隙裏隱藏着一個人，老遠便對他倆招手：

「二缺，金拴子呀，快下來，你們真大胆，給敵人發現了目標還了得……」

金拴和二缺兩個人沿着凹處匍匐下去，用一隻手摟住槍，一隻手做獸形爬着，隱藏在青岩縫裏的是英子二哥那粗壯的漢子，他們也爬進石隙裏去。

「怎麼樣呀，英子二哥？剛才吹哨子是幹什麼？」二缺問。

「日本鬼子把葫蘆灘燒了。剛才還對山口掃了一排機關槍。」

「他們是想還要攻山口嗎？」安金拴問。

「攻不攻山口，還不知道他們倒底怎樣，不過我們得特別戒備。……」

正說到這裏，只聽得空中一聲爆炸，在他們背後一個高的山頭上，爆開一個白煙球，……

「這是空中爆花彈，我們得趕快躲起來，」英子二哥說。

三個人一同躡進一個山洞裏去，只聽得山洞外面又連接着兩聲爆炸，又

有兩個白煙球漂浮在空中了。

## 五

敵人把葫蘆灘放了一把火，幾乎將灘上的房屋和廟宇全部焚燒了。又對着山口用礮轟擊了一陣。便又退過了渾水河，退到距離葫蘆灘十里的安家壩去，但在葫蘆灘與附近幾個鄉村裏還有敵人的零散小部隊，在那裏胡鬧。：

……

葫蘆灘與附近一些有槍枝的人們，都集合進老爺山裏，每天以牛角哨子爲號令，佔領各個重要的山頭，把住山口，保着逃進深山的這一帶的婦女老小們。他們這裏面爲頭的是一個三十幾歲年紀，有疏疏幾根黃鬚的壯年漢子，這人是個性子蠻橫的倔強人，他兩隻手掌能連續不斷放兩把二十發的盒子槍，叭叭的響聲不絕於耳，他嘴裏咬着一個牛角哨子，向各個山頭奔跑

着，他們在商議着怎樣給敵人一個奇襲，給敵人一個大虧吃。

夜色漸漸濃黑了，有一灣眉毛般彎細的月芽由老爺山側後牛角嘴裏飛起來，像天空的一隻眼縫子，星子們也聚滿了天空，各處的山頭都是一個個黑影子，夜風吹着樹林哀號，只有那老爺山的山峯高處是白色的，那是沒有融化的積雪。……

安金拴被寒風吹得兩排牙齒互切得啾啾的響，他同英子二哥和二缺一同隱縮進那塊岩石的裂縫裏，岩石下面還有一堆未融完的積雪，在夜裏發着亮。

『哨子怎麼還不響呀？』二缺那鱷魚臉從淡微的月光下抬起來，望着金拴子的臉。

『……我，……我也不曉得呀，……』金拴子的牙齒仍舊發着抖。

英子二哥那粗壯的影子從石縫間豎起來，他端着槍，那亮晶晶的眼睛

向着山谷下望着，一會，他轉低下頭來，低聲向二哥說：

『你聽，山谷下是什麼人哭呀？』

二缺伸出頭去，他聽出是他媽的嘶咽聲，他揹起槍便跳出石縫，溜下一條熟習的小山徑。

『你往哪裏去，二缺？』金拴子也跳下來。

二缺却在黑影裏叫着：『英子二哥呀，我下山去一趟就回來。』

金拴子也追隨在二缺背後，順着那發亮的石徑，曲曲折折的滑下來，越往下越黑，但風是小了，他們身上便不感到怎麼冷，金拴子的牙齒也停住抖顫。他們溜下那山峯，越過一座小山崗，便爬上靠近樹林的一座山頭來，山頭半腰一塊石塊上，二缺的媽哭得正傷心，二缺一把扯住了她的胳膊，却將那正在哭泣的老婦驚了一跳，停止了哭聲，抬頭發現是她的兒子二缺，哭聲便又繼續起來了。

『媽呀，你哭什麼，你莫不是還想出山口回葫蘆灘去？』

老婦人在黑暗裏一把鼻涕一把淚，頭頸在一彎一直，嗚嗚咽咽的哭聲還斷斷續續從嘶啞的噪喉中發出：

『……嗚呀，……我也不想那葫蘆灘咯，……呵呀，……嗚呀，……葫蘆灘裏都被鬼子燒光，……我的呀老頭也早被鬼子戳殺死啦呀，……我還想葫蘆灘呀幹啥呀？……呵啼啼，……我是再也不想葫蘆灘了，……連我們的屋子，牛棚，……都被他們燒光了，……我還想它做什麼呀？……呵啼啼，……嗚呀，……糧食也都被他們撒進河裏了。……還有我的棉花呀。牛呀，……』

剛強的二缺聽了她這淒涼的悲訴，剛才他那隻有氣的胳膊，便不禁鬆軟下來，他可沒有勇氣扯她的胳膊了。

小缺兒倚在缺大媽的身邊，也嗚嗚咽咽的哭叫，哭得他心裏一陣心酸，

好不難受。風從高峯頂吹下來，吹得松林嘆息着。

『小缺，爸爸被鬼子戳死，是誰講的呀？』

小缺揉着眼睛，扭過頭停住哭泣說：

『今兒早上從葫蘆灘逃出的安小三說的。』

『安小三子在哪裏呀？』

『他上了山呀，他也揹着一根槍的。』

二缺將他老娘攙起來，勸她：進樹林裏去，先和灘裏逃出的人們住在一起，爸爸這筆仇債，二缺決定去報，請老娘不要再哭了。

『糧食也沒有啦，……吃什麼？吃石頭嗎？……伊呀，……』

老娘却用袖子撫住眼睛哭起來。

『我們人財都沒有了，……嗚呀，……這活着還有什麼趣味呀，……嗚呀，……大缺到現在還沒消息呀，……老頭子又死得這麼慘，……牛呀，……』

：屋子呀，……我們還有什麼活頭呀，……統統死了吧！……嗚呀，……」

安金拴幫着二缺把他老媽送進森林裏去，金拴子的瞎眼爹爹坐在小草棚外一塊石塊上，靜聽着一些新從灘裏逃出來的人講着一些驚人的消息，講着敵人怎樣進了葫蘆灘，怎樣放的火，怎樣慘殺鷄牛，怎樣慘殺人，把全灘的動物殺得乾乾淨淨，把全灘的屋子草棚都焚成灰，葫蘆灘完全變成灰燼了，芒草和樹木都被他們燒了，糧食都被他們喂了馬，喂不完的全被他們丟下河裏去，……

他們講得正在起勁，聽見背後哭哭咽咽的缺大媽來了，大家便是一陣靜寂，小草棚裏閃出火光，照見了站在人羣裏的還有幾個揹槍的漢子。那漢子裏便有安小三子，二缺搶上前去，一下就摟住了安小三的身體，叫着：

「小三子呀，你怎樣出來的？」

「從火灰裏爬出來的，你看咱是金鋼坯子，還怕火燒嗎？」小三這矮小



精明的個子跳着，興奮的說：『你看我的衣服都被燒了幾個洞呀！』

『哎呀，小三子的命也真大呀！』安金拴跳上來說；『你看見我們的磨坊也被敵人燒了嗎？』

『燒了，都燒了，沒有剩的。』

『我的爹爹怎麼被鬼子戮死的？』二缺問。

『用刺刀戮的，我出來時，看見他的屍首還被吊在棗樹上哩。』

『……，我的天，……』二缺不禁叫起來，接着他又細細追問他爹爹身上被戮了幾刺刀，他們家裏的房子，糧食，牛，……

篝火從山谷裏燃燒起來，森林裏新造起的一些簡陋的草棚子被近處的篝火照現，那此亂散的人影還在幾處嘈嘈吵着，講着，叫着，哭着，大缺的媳婦帶着她的兒子也啼啼哭哭從人羣裏爬出來，走到缺大媽身旁，將缺大媽牽進一所簡陋的小草棚子裏去。那耳朵尖銳的瞎子老頭，安金拴的爹爹，聽見

金拴子的聲音，也撐了竹竿敲着石路，慢慢摸索過來，摸近人羣時，便喊着金拴子，他說他已經一天多沒有吃飯了，快給爹爹弄幾個糖餅吃呀！

人羣裏鬧哄哄的，正在熱鬧，只聽得夜空中一聲槍響，子彈在空中拉着長尾巴，接着便聽見牛角哨子遍山遍崗吹着，森林中躡閃出一個雄壯的人影子，一隻手捏着槍，眼睛被篝火照得燦燦的發亮，急促的喘着氣，一把找住了金拴子的衣袖，叫着：

『安金拴，你還不快走呀，他們都把鬼子的司令部炸燬了，二缺呢？：：』

安金拴看見抓緊他的人原是英子二哥，急得手都在抖着。二缺也從黑影裏跳出來，從火光中可以看見他那兩個鱷魚尖牙猙獰可怕，緊切着他這排鱷魚尖牙，鼻翅被血衝得擺動着，嘶聲的叫：

『去了多少人呀？』

『時候到了，快走！』英子二哥急得不知說什麼好。

接着，在篝火旁邊那幾個拿槍的漢子，也都跳上來，這一羣人便飛出了森林，獸一般跳過一條溝渠，繞着小徑，直奔向山崗一條抄路去。灣眉般細小的月已經飛到夜的中空，星子們隱閃着。這羣影子一直向山口奔出去……

牛角哨子鳴處，都有人傳達消息，他們問了幾個站在山頭吹哨子的消息，便奔下山口陡斜的山坡來，英子二哥率領，他把牛角哨子也從衣袋裏掏出來，向着黑暗的一條深溝鳴一聲，深溝裏立刻起着回聲，也發出牛角哨子的鳴叫，立刻跑出一個人來，那人在稀微的月光下擺着手勢說：

『不能再去了，就在這裏守山口吧。……』

這一些人立刻又分做幾組，散在山口一里外，英子二哥，二缺，金拴子三個人又臥在一起，隱伏在一處有泥濘凹地裏。他們的眼睛都望着渾水河對岸的火光，那火的燃燒處，大概就是安家壩，葫蘆灘距離這山口還有三四里路，但那火光看去似乎很近，把河水都映紅了。

『那是鬼子放的火嗎？』金拴子問。

『是我們放的火，那就是我們的號令，事先早就商議好，火一燒起來，就都上去打。你們聽見槍響嗎？』英子二哥說。

三個人都低下頭聽。突然機關槍聲傳來，接着有手溜彈響，步槍的聲音像熱鍋裏爆豆子一般稠密分不清，……

噼——……

一顆子彈從他們頭頂上飛過去，英子二哥舉起牛角哨子嗚嗚吹起來，安金拴被弄得不知怎麼回事，只望見河水附近有些小火星剪形一般掃過來，像一陣暴風雨般響，那些小東西們帶過來的風使他的神經受到壓迫，這時，他才發現河水沙灘裏有人在蠕動。牛角哨子是吹得很緊急的，這無疑一定是鬼子了，他耳旁噼噼的響聲一時亂雜起來，他也把槍伸出去，心慌了，用力扳那槍機，怎麼也搬不響，他心裏更急，一下子他才想起保險機沒打開，這時

在他們身旁突然有一個可怕的影子直撲過來，那白閃閃的彎馬刀在月光下閃着，金拴子把保險機一打開，槍立刻嘯一聲，那影子立刻從空中跌下去。英子二哥勇敢的搶上去從黑暗中搶那馬刀，却不防旁邊又撲上一個漢子，白閃閃的馬刀向英子二哥直劈下去，在月光下清清楚楚看見英子二哥粗矮身子被劈開半塊倒下去。二缺端着有刺刀的槍，也直朝那影子撲過去，那人又向他劈過來時，他一閃便閃過到那人背後，直對那人的背胸猛力刺過去，因為刺得太猛，把他的槍口都刺進去，拔不出來。屍首倒下去，安金拴幫二缺把那屍首上的槍拔出來。他們恐怕後面還有人上來，便又隱伏在一條溝裏，看見遠處的小影子又掃過剪形的小火星，飛過他們的頭頂，在他們前左方一陣機關槍的還擊，眼望着那些小影子都隱伏下去了。

月亮飛下山後，槍聲才停止，二缺把死屍的兩把馬刀摸過來，又把英子二哥的步槍拿過來，英子二哥的眼睛還在夜色裏瞪着，他半截身子睡在地

上，肝腸都灘流在泥濘裏。……

## 六

黎明以前，牛角哨子又響了一陣，像悽咽的哭泣聲，……

出去偷襲敵人的漢子們回到老爺山來，二缺一跑回來，他那鱷魚臉的老媽便扭住他，哭着：

『以後不准你再出去呀，……鬼子若把你殺死了，我可連棺材都沒有  
給我買呀，……』

幾個人從森林裏捉住一隻狼，在森林裏便把這隻狼架起來，用火烤着，許許多多男女老小圍着，都睜着飢餓的眼睛，誰都等待着吃幾口那狼肉，填填飢餓的空肚皮。……

敵人不退，逃躲進深山來的人們糧食起着很大的恐慌。那些健強的漢子

們的皮膚也一天一天瘦下來，他們把帶出來的一點米麥也都吃光了，現在他們都從深山裏挖掘着草地吃。安金拴那瞎爸爸在叫着：

『金拴子呀，可餓死你爸爸了，一輩子落得個瞎子，還落得個餓死嗎？

……金拴子呀，你瞎爸爸連骨頭都露出了。』

缺大媽也沒氣力再爬着石塊哭他的老頭子了。她的大缺媳婦，小孩子木香兒。醜姑娘安缺兒，都攤臥在一起嚼草根，飲着從河裏端來的冷水……

『老子不能餓死呀，衝出山口搶糧食去。』一個又粗又高的漢子從外面跳進樹林子來，一面叫着，一面把他的槍弄得嘩啦嘩啦的響，彷彿他準備要殺死幾個人一般。他的臉也因受餓變成鐵青色，連頸骨都露出來。

『是呀，我們不能這樣活活餓死呀！』二缺也跳起來說；『我們還是出去拚一下，要不然就去當土匪，……』

『我們還是去搶鬼子們的糧庫去，他們就在安家塢附近一個小村子裏，

囤積着好幾萬擔糧食呀，他們有心把這一帶的人們都困死，餓死，他們把這一帶的糧食全都搜去了，都囤積在那小村子裏，那小村子就叫羅家營子呀，……」

『搶糧食去，搶糧食去，……』安金拴也跳着叫。

山谷和森林裏又騰起了烟，篝火整日夜在燃燒着，一堆一堆的枯樹枝，木柴，堆在森林外面的岩石上，風把它們吹得滾着，山坡上的荒草像野獸的鬍鬚抖動着，又是飢餓的一天過去，他們的眼睛發着黑，圍着篝火整日整夜的烤着，嚼着野草的根子，有些就臥在篝火近旁的石塊上睡熟了，孩子爬在婦人的懷裏哀叫，哭着，夜色漸漸又把這些乾燥寒冷的山頭與溝渠籠罩了。

安金拴從山谷裏挖來一些甘草根，端來一小碗冷水，送到他瞎爸爸手裏，他瞎爸爸瘦得只剩下一層皮了，閉着眼睛坐在一棵枯老的柏樹根下，守着一堆篝火，安金拴又把那甘草根一根一根往他嘴裏送去，他的灰色的失去



視力的眼珠暴突出來，像兩個渾濁不潔的石球，時時在抖着。在他腦子裏，這夜經歷過這麼艱困的日子，日本鬼子他還是剛聽說的，他不知道鬼子是什麼樣，他只聽說鬼子騎着馬來跑着追人，馬刀是那麼又光又亮的能把人斬做兩段，厲害呀，真厲害呀，他這一生只走到過安家壩，別處什麼地方都沒到過，這樣的馬刀，他夢也沒有夢見過。……

『爸爸，這就是日本鬼子的馬刀！』

金拴子把那沉重的日本馬刀遞給瞎爸爸手裏，瞎爸爸的手發着抖，摸着那馬刀的柄把，閃光的刀刃，刀尖，心裏便打一個寒噤，叫着：

『我的天活爺爺，這東西這麼厲害呀？……』

星星又把那眉毛似的細月捧出來了，現在她細瘦得更小，更細，幾乎快消失了，從那山峯的牛嘴裏升起來，恐怖的窺視着荒山，森林，深谷，溝渠，……

從森林的小草棚裏跳出一個黑影子，憤怒的叫着：

『怎麼我們也不能餓死呀，被鬼子打死也不能這麼活活餓死呀！』

一個披頭散髮的老婦人追出他來，哭泣着叫：

『二缺呀，你不能去呀，……』

可是那黑影子已經飛躡過來，把地下篝火旁邊睡熟的人都踢醒了，飛一般溜下山坡去。在山坡這面遇到安金拴，還正在一棵枯柏樹根下同他瞎爸爸研究那日本馬刀，一手就被二缺扯起來：

『走，跟我下山去，……』

『這黑天半夜，下山又去幹什麼？』金拴子問。

『我們不能這樣活活餓死呀！下山去想法子。』

金拴子被他扯了去，兩個人便悄悄的提了馬刀，一直奔上一條抄路小

徑，穿過一片寂寞的松林，又繞過一個山丘，翻過一座小山崗，便一直奔出口來。二缺在山口吹了一聲牛角哨子，山口旁邊的小徑上又跳下一個小影子。

『安小三，是不是安小三呀？……』

『是呀，』那短小的影子答：『你們黑天半夜兩個人出去幹哈？』

『走，給我引路，我們不能活活餓死在山裏呀，我們出去想想法子。』

『引路，你們到哪裏去？』

『走呀，引我們到羅家營去，到鬼子的倉庫去。』

『哎呀，我的天活爺，鬼子有三四架機關槍在那裏支着，誰敢去呀，……』

……

二缺的兩個鱷魚眼睛突然瞪出來，把他手裏的白亮的馬刀一舉，對着安小三，吼叫着：

『你敢不去？你說去不去？……』

安小三一望見他手裏的白傢伙，心裏嚇了一跳，只好跟着二缺走。三個影子摸索到河水灘上，不顧一切的涉過了河水，便沿着渾水河岸悄悄的溜着。衣服被河水濕了半截，小三和金拴子兩個人受不住寒冷，牙齒咯咯的打起顫來。

滿夜空都是飛眉舞眼的狡猾的星子，風息了，靜悄悄的河岸，他們都記起這裏是他們耕種的地帶，彎過一個灣子，便是一片梨樹林，與一些雜亂的灌木叢，他們溜下一條乾涸的河溝裏去，像娃子般往前爬動。

安小三爬近二缺的耳邊，低聲說：『你看見嗎，那土牆裏便是鬼子的糧庫呀。……』

二缺那兩個鱷魚眼直瞪着一叢樹影裏的土牆隱影，他們向着平地匍匐，一直向着那土牆，安小三忽然又用手指着，嘶聲說：

『機關槍就在那裏安着呀。』

二缺望見那幾棵小樹下一個墳丘似的土堆，距離他們最多也不過二百米遠，金拴子有些慌了，他的馬刀不小心掉在地下，正巧碰着一塊石頭，發出響聲。機關槍那裏有人在叫着，接着便是一片稠密的小火星掃過來，從他們頭頂呼嘯過來，把一些石塊，土丘，樹木都射中了。

二缺趁機會便飛快的爬過去，一直朝着那土牆爬，他什麼都不管了，當他跑過了那機關槍彈掃射限度以後，便直撞到土牆去，他似乎撞倒了一個

人，那人在叫着，他舉起馬刀胡亂的往地下砍了一刀，提起馬刀便攀上土牆，跳過去，……

四處都響起槍聲，手榴彈聲，混亂成一片。……

安小三緊捏住金拴子的衣服，他一聽見槍彈飛過來，便被嚇得攤軟了。安金拴扯住他的手，突然他慘叫了一聲，金拴子的耳朵也麻木了，一團烟火在他們面前衝起來，是一個手榴彈在他們前面爆炸了，他發現安小三的頭不

見了，他自己的胳膊也不見了半截，空中的小火星們還飛射着，他耳朵裏一片混亂，像刮着風一樣，……

槍聲漸漸稀疏下來，他聽見有人爬過來，喘着氣，金拴子躺在地上不能動，他只聽得那喘吁聲漸漸走近來，他睜開了眼睛，看見是一個粗壯的傢伙，背上駝着幾個麵袋子，不顧一切的向他身上踏過來，金拴子哎喲了一聲。那黑影子被他嚇了一跳，正要舉刀往下砍，金拴子叫起來：

『別砍我，二缺呀，我是金拴子，……』

那影子才把背上的東西去下來，喘着氣。

『你怎麼在這裏呀？』

『我受傷了，救我呀，二缺。』

『什麼地方受傷呀！』

『半截胳膊沒有了，我往這裏爬，我暈在這裏了。』

『安小三呢？』

『他死了。……』

金拴子被二缺攙起來，他手裏的馬刀也不知丟到哪裏去了，他看見二缺搶來三袋子白麵，就禁不住仰手去抓，但是袋口封得結實，抓不着麵。

『我快餓死了，二缺呀，快給我一把麵吃。』

二缺把一把白麵堵進他口裏，叫他不要再叫，二缺又揩起了那袋子麵，拉了金拴子，往山口走，一面走，一面還往嘴裏送着生麵。……

金拴子的衣服被血濕遍了，過那條河水時，還是二缺把他揩過來。走近山口，天光漸漸變成銀灰了。……

## 七

太陽露山嘴時，二缺疲乏得一拐一顛的走進深山來，大家聽說二缺搶到

白麵來了，一羣蜂似的，老少男女，都飛一般跑過來。二缺把揀來的白麵丟在山坡上，便倒在荒草叢裏了，他在喘着氣說：

『快到後面去攪金栓子回來，他受了傷喲。……』

人們哪裏還管受傷的人，早像蜂子般把那幾袋子白麵撕碎，往口裏堵着麵粉，有的嚥得太急，哽住在嚥喉打噎，還有些女人搶不到的，用草掃着洒在石塊上的麵，……

缺大媽來得晚了，沒有搶到麵粉，披頭散髮的像瘋子般叫罵起來：

『我的兒子搶來的呀，拚着命呀搶來的，你們爲什麼一點都不給我們留呀，……餓死鬼，沒臉的婆娘養漢的，忘八羔子，兔子小，……人家可是拚着性命搶來的呀，……』

二缺蒼白着臉，累得呼吸很細微，缺大娘一把二缺扯起來，不顧一切的又是叫罵：



『誰叫你去拚命搶麵呀，搶來了你媽都摸不到吃一嘴呀，累死你，累死你活該！……』

她那鱷魚臉一繃起來，非常難看，人們都散去了，有兩個人從山路裏把安金拴抬回來，全身都是血淋淋的，衣服下半段還是濕的，結了冰，他因流血過多，暈過去了。那瞎老頭子一聽得他的金拴子受傷了，便瘋子般撐着棍子走下來，一面用棍子敲着石塊路，一面在叫着：

『金拴呀，我的兒，……你在哪裏呀？你在哪裏呀？……』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稿

一九四二年四月改作

有版權

災 魂  
田 濤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慶路  
鉅國路  
鹿通路  
一路  
一四  
弄五  
八號  
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四元六角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還鄉記	山水	株守	大姊	災魂	伊瓦魯河畔	風雪	夜鶯曲
何其芳	馮至	吳岩	鄭定文	田濤	白朗	王西彥	盧靜
散文	散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旗	青春	短簡	曙前	生之勝利	錦帆集外	日邊隨筆	人世百圖
穆旦	李健吾	巴金	劉北汜	方敬	黃裳	李廣田	靳以
詩集	劇本	書信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